

汪精衛賣國的

# 實踐與論理

錢俊瑞 著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64B

汪精衛的理論與實踐

錢俊瑞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

# 汪精衛的理論與實踐

每冊實價國幣 70 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錢俊瑞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重慶 桂林 香港 昆明 星洲  
上海 西安 蘭州 貴陽 成都  
生活書店

印刷所

衡陽 曲江 梅縣 南平 柳州  
南齊 梧州 玉林 赤坎 立煌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 目次

- 一 汪逆叛國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一)
- 二 漢奸理論之最高和破產的形式……………(一六)
- 三 反民族主義的民族投降主義……………(二一)
- 四 反民權主義的假「民主主義」……………(五五)
- 五 反民生主義的「貓哭老鼠」主義……………(六三)
- 六 賣國三部曲……………(六八)

## 附錄

### (一)

國民黨永遠開除汪逆黨籍決議……………(八〇)

國民政府通緝汪逆令…………… (八三)

蔣委員長與中外記者談話駁斥汪逆謬論…………… (八四)

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痛斥汪逆…………… (八八)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吳敬恆 (九八)

我也來「舉一個例」…………… 胡愈之 (一一六)

(二)

別輕視汪逆賣國陰謀…………… 錢俊瑞 (一二一)

汪逆做得成弗朗科麼…………… 錢俊瑞 (一二七)

國內團結問題…………… 錢俊瑞 (一三二)

關謠…………… 錢俊瑞 (一四〇)

(三)

汪逆斃電原文…………… (一四八)

## 一 汪逆叛國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

在一百多年前，即一八三二年一月五日，法蘭西的賣國賊梯麥爾（Thiers）在法國人民代表會議前公開招認：他和他的狐羣狗黨（即所謂合法黨者 Legitimist Party）是「以外敵的侵入，進行內亂和擾亂秩序三者爲其行動的泉源。」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華民國的賣國賊汪精衛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公開招認：他和他的狐羣狗黨也是以外敵的侵入，挑撥內亂和破壞後方秩序三者做行動的綱領和口號。這正是古今中外，無獨有偶了。對於這樣一個賣國賊難道還值得我們大費唇舌來斥責麼？

當汪逆出走，被開除黨籍之時，英國的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就說「中國趕跑一隻破壞統一基礎的老鼠。」上海英文大美晚報也說：「汪精衛已經死了，但還沒有躺下去。」按理講，對於這樣一隻討厭的老鼠，（牠比起重慶的大老鼠來，只是險孔凜凜一些，

着大胆量與識時務，則差得遠了。）也只消輕而易舉地學重慶市政府的樣，用銅元一大枚，收買了埋葬算了。對於這樣一個鬼怪的「行屍」也只消趕快把它推到墓穴裏去就算了。又何必由我們殺雞用牛刀呢！

但這隻瘟鼠却偏偏在到處鑽營，這個行屍偏偏在到處作祟。特別麻煩的，敵人對它還非常之固執地在把死馬當活馬騎。於是我們就倒了霉。歷史鞭策我們不得不把正經的事情暫時擱一擱，來做一件人間最無聊的事情：說是要把汪逆的漢奸理論和行動仔細檢討一下。這是多乏味的工作呀！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汪精衛是什麼東西，郭沫若先生早已替他蓋棺論定了。郭先生說：「汪精衛是什麼精呢？是賣國精，是賣國的妖怪精！」汪精衛的一生，照吳稚老的說法，是由革命青年，黨魁，雄辯家，詩人而至於漢奸。如果用學術的說法，汪逆的一生是一個最卑污的小市民，用放浪的革命熱情開端，用最委實的幻滅結局，他一開始就側重於個人的恐怖和個人的英雄主義（中山先生當他去刺載灃的時候，已就這樣批評他），隨後因為他不能真正靠近於人民，所以必然地忽左忽右，終於變成最無恥的叛徒。這樣的結局是在中國一個非階級化（Degrading）。

need)了的小市民之最卑污的結局之典型。他從社會和政治舞台上的退場，除了用他驚人的無恥來引起人們一些好奇的注意而外，就再也不會叫人們理睬了。而汪逆就在那麼做。

很久很久以前，汪精衛早已變成中國社會的泡沫了。他用他純粹官僚的活動，把自己從小市民的社會層裏拔出來，昇化而為飄浮不定滑稽不堪的泡沫。他左右搖擺，東西飄動，像蒼蠅逐臭一樣，利之所在，身亦隨之。所以嚴格講來，他早已不屬於那一社會層，也早已不能代表任何社會層。他遠在國民黨開除他黨籍以前，已給中國社會「開除」掉了。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這個真理：「社會上與汪兆銘同樣糊塗，同樣無恥的也不在少數。」（「掃蕩報」月九日短評）。但我們只能承認到這樣的地步：即社會上類似汪逆或受汪逆影響的是「不在少數」，我們却不能承認汪逆是中國任何社會層的代表。如果一定要說汪精衛代表些什麼，那末他就代表中國社會的糟粕。

一個社會的泡沫牠本身當然並不代表某一個社會層，但牠之生存却必須寄生在某一個社會層身上。從九一八以來，汪精衛就逐漸明顯地透過日本的浪人和特務，透過他的爪牙的活動，在國內一步步和日本系的買辦資本（即專做或偏重做日本生意的中國買辦資本）相結



合。這個極端無處的買辦金融資本（當時主要在華北）和買辦商業資本，百般貪婪，與汪逆的政治勢力結合起來，在中日經濟提攜的口號之下，一方面自己發財，一方面開始賣國。於是汪精衛就憑着他「聲望」之重，地位之高，公開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金融資本和軍閥）侵華的觸鬚，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了解汪逆自就任行政院長和兼外交部長以後一貫的親敵政策。這個政策可讓吳稚老舉個例來證明。他說：「你在民國廿三四年做行政院兼外交部長時代，不是日本軍閥要求撤換察哈爾宋主席哲元嗎？你接到日本軍閥的要求條件，就不問那一個，……趕快連夜的下令，即將宋主席撤換，你就對日本軍閥俯首貼耳，奉命唯謹的遵辦了。不到廿四小時，把我們察哈爾整個的主權奉交日本軍閥了。」（註一）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了解汪精衛爲什麼老早就漢奸和敵探的頭子。抗戰開始時，政府槍斃的敵探王濬就是汪逆的祕書。而現在跟着他去當傀儡的陳公博陶希聖之類就是汪逆的心腹和左右手。

同時，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了解爲什麼抗戰第一期汪逆還在抗戰陣營裏廝混，而一到

抗戰第二期就不能不公開附敵去了。

從抗戰爆發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起了很多的變化。各社會階層的關係已有局部的調整。各種社會力量已有局部的消長（註二）。在這裏我們特別要說到買辦資本，尤其是日本系統下買辦資本的情形。

抗戰以來，中國經濟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附庸性，已經大大地減弱了。這不單是因為中國經濟對日本的依賴已經完全斷絕（指總後方的經濟），也不單是因為中國與其他列強的聯系（指貿易和投資的聯系）已經鬆懈了許多，而且是因為我們在軍事和政治上爭取獨立和解放，對外的關係已經能夠逐漸地建立在相當平等互惠的基礎上。」

「買辦資本的生命線是對外貿易和外人的投資。戰爭剝奪了安全和交通運輸的便利，再加上敵人在佔領區實行種種限制，我們的對外貿易大大降落，外資投到中國來的，幾乎已經停滯。於是買辦資本的生活力就大大減弱。所以從總的方面說，買辦資本的力量從牠的絕對量來講已經相當減弱了。當然，日本的侵略戰不僅破壞了買辦資本（我們毋甯這

樣說，買辦資本因為具有靠外國牌子的優越條件，所以損失還特別輕，而且破壞了整個國民經濟，所以買辦資本在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還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同時我們估計到中國今天的經濟生活與建設主要是集中於離海岸較遠的內地，而買辦資本的重要根據地至今還不能脫離沿海的大城市（恐怕將永遠不能），那末我們可以斷定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已經多少解脫了一些買辦資本的羈絆。同時如果我們估量到，目前我們的抗戰主要是靠內地人力和物力的培養，那末買辦資本對目前政治的控制和束縛力量，在某種程度以內已經減弱了。」

「從開戰以來，日本資本在華的買辦大概作如下的發展：

第一，因為中日邦交的斷絕，日本資本在華的活動已經失去牠一切的便利，同時中日貿易事實上是停止了，所以日資體系下的買辦資本一部份就倒了霉，虧損很大，甚至停止了買辦的活動。

第二，買辦資本是非常敏感的，牠看見日本的買辦做不來，改行來做英美的掮客也無妨，何況有些買辦本來不分英美日本，什麼生意都做得，現在就看風駛舵，專做了歐美資

本的捐客。於是在買辦資本中，跟英美法等國資本發生關係的買辦就佔了絕對的上風。

第三，日本佔領區域逐漸擴大，日本資本在那些區域裏的活動逐漸擴充，尤其是自貨和日鈔，牠們在一部份淪陷區域已成泛濫之勢。這種情形就便利了日本資本的買辦，這些買辦實際上已經完全是奸商，他們是淪陷區域內傀儡政權的支持者。

歸結起來說，寄生在日本資本體系下的買辦對於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在基本上可以說是絕對地減弱了，可是他們對於淪陷區域却已大大地擴充他們的力量，而成爲日本在華經營殖民地經濟的忠臣」。(註三)

這裏最可注意的，第一是日本系統的買辦資本在我內地或總後方已完全失去了活動的地盤。第二，因爲淪陷區域的擴大，特別是沿海商埠和內地大城市的被敵佔領，敵人目前已經在那裏積極開發，這樣使得日系買辦資本在那些區域大大活動起來。這一類漢奸買辦，只顧自己發財，不顧民族利益。他們在淪陷區域，幫同敵人進行經濟「建設」和「開發」，他們或用現物出資，或用現金出資，實現敵人的經濟計劃。除此以外，抗戰兩年多來，還有極少數人忍受不住抗戰的艱難，離開民族國家，把資金拚命送到國外，或在上海香港作外匯投

機。還有些人便利用抗戰，投機取巧，去發國難財：例如私販敵貨，私運國產原料資敵，幫同敵寇搜括我法幣等等。此外，還有淪陷區域的最反動的封建勢力，他們和敵人相勾結，乘機壓榨我百姓，作威作福。所有這些都是民族之贅疣，社會的糟粕。而汪精衛者就是這些東西在政治上的代表。他所熱衷的是做官，是發財，所以敵人佔領區域就心嚮往之。再加上中國社會各個基本的社會階層，在日帝國主義的致命威脅之下，在新中國創造的再生機運之前，已經嚴正的結成統一的民族戰線，使汪精衛這類民族敗類無容身之地。你看在我們「抗戰支那」，有多少的新興企業家在埋頭建設，增加民族生產。有廣大的勞工大眾忍受着饑寒和失業的苦痛，在為民族流血汗。有廣大的農民大眾，一面忍饑耐寒，繼續生產，和參加抗戰。這些真正的中國人是更堅決，更強大，更團結了。他們要驅逐一切社會國家的姦賊。這樣，汪精衛就不得不溜之大吉了。

由此看來汪精衛之出走和公開叛國實在是中國社會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向獨立自主的大道向前邁進的必然結果。

這就是汪逆公開叛國之社會的和經濟的意義。

再就政治方面講。汪精衛在社會的成份上既是個漂浮的泡沫，那末表現到政治上來，一定如吳稚老所云是「妓女政客」。而這個泡沫一和日系買辦資本結合，在政治上就必然很快地變成依偎於日本帝國主義懷中的「婦女政客」了（日本人的稱呼）。

抗戰的激流當然要把這個日本帝國主義手膀裏面的「妓女政客」漂洗掉。這位政治的妓女最怕我們動手打她的顧客，然而我們是發動並堅持抗戰，予打擊者以打擊了。這位政治妓女最怕我們團結一致，使她的顧客和她自身不能施展挑撥離間的伎倆，然而我們是各方面密切合作，全國精誠團結了。這位政治妓女最喜歡琵琶半遮，不見人面，好讓她暗中搗鬼，然而我全國人民是挺身起來，無情地打擊敵人了。

所以汪逆之出走和公開叛國完全是中國政治進步的結果。這些進步主要表現於下面幾點：

第一，中華民族不僅已經違背着敵人和汪精衛等的意旨，在七七發動抗戰，而且能夠堅持持久戰。沒有一次大城市的淪陷和重要據點的失守，不使汪精衛痛哭流涕（註四）叩頭求拜，向敵人求降。但中華民族這巨人的鐵拳沒有一次不把他的陰謀粉碎。最出汪逆意料之外

的，武漢、廣州失守之後，他終以為和平談判的時機已經到了，「國內困難已經達於極點」了。但中國却以更大的力量和進步的戰略、戰術繼續抗戰下去。於是汪精衛絕望了，同時又「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註五）於是溜之大吉，「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註六）是的，現在該是政客妓女和她的相好「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時候了。

第二，汪逆之公開叛國又是我全國精誠團結的結果。雙十二事變後，汪精衛從法西斯的祖國滲返國內，原想獵取國內戰爭的果實。但不幸他失敗了。七七事變的爆發更促進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機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表宣言，聲明取消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策，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次日，蔣委員長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談話，說明「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全國團結合作的基礎於以確立。接着各省軍政系統完全趨於統一，國內各民族也一致擁護中央從事抗戰建國的偉業。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政府公佈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七月六日開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在這大會中充

份表現出各黨派各民族和社會各界融融洩洩的團結精神。這種精神隨着抗戰的持久和更趨艱苦，就越加煥發。於是汪逆發抖了。他感覺國內的團結越鞏固，她的「相好」之勝利的機會便越減少，同時她自身被擠出的可能便越增加。到最後，他深知抗戰的前途和他個人的前途完全背道而馳，不得不另奔和敵人「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前程了。而我全國軍民「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則踴躍用命，萬眾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信心」。而汪逆則「處處爲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爲敵張目。就其行爲而言，實爲通敵求降」。『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一月一日國民黨中常會開除汪逆黨籍決議）。中華民國就這樣把那隻「破壞統一基礎的老鼠趕跑了。」而敵人千方百計造謠，說什麼「汪精衛之出走是表示抗日統一戰線巨大的裂痕」（註七）。那只是阿Q的勝利，我們用不着多管。

第三，汪逆之公開逃跑又是我全國人民力量增長的結果。汪逆自己是個浮泡，他最怕羣衆的力量。然而民族革命戰爭在本質上，就要求全民的動員。國民黨臨全大會的宣言說「抗



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抗戰建國綱領更具體規定，「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淪陷區的農民紛紛參加游擊戰了，大批的工人也紛紛參加和領導武裝隊伍了，商人也動員了起來出錢出力，文化界青年學生都熱烈地組織起來參加抗戰。於是汪逆發抖了。他認為中國人民的動員完全是共產黨在作祟，因為照他的意見，「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註八）。於是他再不能留在「容共抗戰派領導下的重慶政府」（註九）裏面了。而國內外的民衆團體也一致對他下討伐令，要求政府通緝嚴辦了。

最後第四，汪逆之出走又是國民黨本身進步和團結的結果。國民黨是主持和領導抗戰的黨。抗戰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自然使國民黨的綱領、組織和成份發生很大的變化。二十七年三月臨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正確地反映着全民族的要求。四月三十日 蔣總裁申令全體黨員不得在黨內樹立派別小組組織，「舉凡以前種種小組組織一律取消，以期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其後又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廣收黨員，這樣使國民黨的成份向廣的方面發展。於是汪精衛不安於位了。抗戰建國綱領（包括對內和對外的政策），他是根本反對的。

黨內的小組織他是躬自領導的。而大批革命青年之被吸收入黨更加使他害怕。於是汪逆不能不「自毀其革命歷史，背棄全國國民與全黨同志」而組織他的偽國民黨，僱用他的偽青天白日旗去了。雖然「此固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之歷程。如總理民元革命，一部份之脫離附袁者，以及此後陳炯明之叛變，皆屬革命列車前進中所揚棄之塵屑也」（見中宣部及政治部爲汪逆叛國共同對外聲明書）。洵然！

由此看來，汪精衛之出走和公開叛國實在是中國國內政治在抗戰過程中向前進步的結果。

其次，我們要看敵人的狀況。敵人對我的基本政策是一戰而勝中國。先則要想速戰速決，他失敗了。隨後要想速和速了，他又失敗了。現在他鑒於國內軍事、財政、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困難，一面提出所謂「長期戰」（他說持久戰不是「支那的專賣品」）和「國家總力戰」來應付長局面（見敵陸軍省紀念七七兩週年小冊）；另一面却想用以戰養戰，逐漸結束戰爭，或者拖入不戰不和，不議而和的局面。這是表示敵人之弱，同時又表示敵人之毒辣。

當敵人要速戰速決的時候，敵人用得到汪精衛來分裂我內部，削弱我抗戰力量。武漢廣

州失守，敵人就想用速和速了的手段征服中國，當然那時汪逆是講和的最好工具。等到速和也受不了時，敵人着慌了，汪逆也着慌了，但不得不幹下去，於是跟着敵人新政策的建立，汪逆也不得不行他的新政策——公開投降，身爲傀儡了（詳見本文第六節）。

由此看來，汪精衛之出走與公開叛國又是敵人困難加深和陰謀加強的必然結果。

這就是從國內政治和敵國狀況所說明的汪逆公開叛國的政治意義。

中國社會狀況和政治情勢在抗戰時期的進步迫得這位社會的泡沫和政治的妓女——汪精衛不能不出走，不能不做公開的賣國賊。

【註一】見吳稚暉先生「爲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註二】參看拙著「論政治發展之路」，國民公論第一卷二期。

【註三】同上。

【註四】如吳稚暉先生「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若喪考妣，頓足號淘。我以爲汪氏對敵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概。那裏知他却是悔恨屈膝太遲。」（見進一解）

【註五】汪：「舉一個例。」

【註六】同上。

【註七】如時局情報三卷二輯頁八九，東京日日、大阪每日版。

【註八】汪：「舉一個例。」

【註九】時局情報三卷二輯頁八九。

## 二 漢奸理論之最高和破產的形式

一個社會泡沫本身決不可能有牠獨立的立場，獨立的理論，因為各種理論必然反映出各個社會層在實際生產關係中的觀點和做法。社會泡沫只是隨處漂浮，沒有獨立的生存，沒有獨立的人格。因此他決不能有獨立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如果他也有所謂理論，那一定是東拉西拆，摭述拼湊的「雜盤兒」，而且往往是集各個社會層之最壞的傳統和觀點之「雜拌兒」。

汪精衛從國民革命以後，在中國社會上便是個無根的泡沫，在政治上便是個無恥的官僚。他絕沒有獨立的固定的觀點。他也提出他之所謂「民主政治」，他之所謂「以建設求統一」，但只不過是進行政治陰謀的藉口，和投降敵人的進身之階而已。

當一個民族的「社會泡沫」完全陶醉到民族敵人的懷裏，而怡然自得的時候，那末他的一切就連代表本國各階層的惡劣傳統都說不上，他就乾脆變成敵人的代言人了。這因為他的

生命線，主要地已經不再存在於國內的統治，而是存在於民族敵人的「鎗頭利潤」和同胞的血滴中了。

九一八以後的汪精衛就公開的變成日本強盜懷裏的娼妓，因此他的理論也就或明或暗地採取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姿態，變成田中奏摺（最近發展的形式是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在中國的翻版。

但我們對於汪精衛賣國的理論單是這樣去了解是完全不夠的。大家知道，汪精衛確乎有他一套理論，一套戲法。而這套理論和戲法之卑鄙醜惡，荒謬絕倫，的確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汪精衛的賣國理論的確是集一切漢奸之大成，而成爲漢奸理論之最高的形式，同時又是最無恥的破產形式。在這裏我們要追究汪逆賣國理論的根源。當然，他的主義就是大日本主義的中國版，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他要出版他的汪版田中奏摺，他必須順乎天而應乎人，吸收各家學說之「精華」而自成一家言，才算够味。

汪逆賣國理論的主要泉源究竟有那些呢？

第一，他揚棄了中華民族一切優秀的偉大的傳統，揚棄了這央央大邦的高尙道德（如真

正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把中國古今所有最無恥最反動的理論，陰謀和品性，像舊貨鋪一樣，一古腦兒收爲己有。教單于進兵的管敢，勸不勒滅晉的張托，稱契丹爲爸爸的石敬瑭，數金兀朮滅宋的秦檜，率犬羊殘同類的趙延壽，爲元滅宋的張弘範，扶清滅明的吳三桂，所有這些奸細賣國賊都變成汪精衛在策略上和人格上的老祖宗。他使梁鴻志、王克敏等的漢奸理論（這些東西今天正忙着提倡讀經復古，拾我國古聖賢的牙慧和渣滓，教老百姓讀百家姓三字經，爲日本強盜替天行道）「科學化」，「近代化」，甚至「革命化」，以提高騙人爲效率，增加麻醉的作用。不但這樣，爲了要使他的漢奸理論接近「羣衆」起見，他使用他泡沫的本色，把中國現社會機構中極少數動搖份子和最落後的份子的苟安偷閒，貪生怕死的心理，完全剽竊過來，完成他鋪張揚厲的「革命」詞藻。

第二，四十年代的中國不幸而生於世界金融寡頭資本採用最毒辣和最殘酷的法西主義，橫行世界的時代。法西主義是現世界一切黑暗、野蠻、陰謀和屠殺的淵源。是人類罪惡的象徵。而我們「偉大的」具有世界性的賣國賊汪精衛便服膺法西主義，而至於五體投地。當其吃了手鎗，出國療養之際，汪精衛便做了希特勒的好學生，兼帶做了忠實的僕人。所以當他

乘西安事變尚未結束，匆匆忙忙奔回中國的時候，他滿想做一下現成的弗朗科。不幸他失敗了。於是爲了報恩起見，只能在外交上湊湊數，堅決主張德義路線。至於內政，「那真正抱歉得很，讓日本征服了中國再說吧！」 Heil Hitler! Wir Danken Sie! ]

第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不幸而還處在法西斯主義的工具——托派陰謀家非常囂張的時代。托派陰謀家在全世界範圍內以其「左」得頗爲好聽的辭令，和毒辣的恐怖手段，來殲毀各國的革命運動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全世界建立法西斯主義的野蠻黑暗的統治。而我們「偉大的」革命賣國家汪精衛先生就從「人類的毛廁」裏抓出這些「革命」的垃圾來，加以粉飾裝璜一番，便赫然成爲破壞團結，促成分裂，最能煽動的工具。好在托派國際已經公開把中國和蘇聯沿海省讓給日本，作爲其整個綱領中遠東政策之重要部份，這樣當然更能和汪精衛的賣國綱領呼應了。

汪精衛就憑着這些世界反動勢力最新的理論成果，和國內最反動的傳統，完成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整套理論和策略。再加上日本強盜本身的侵略理論和浪人特務的詭譎伎倆，汪逆理論於是洋洋大觀了。所以我們說，汪精衛的賣國理論比之秦檜張邦昌等當然高



超萬倍，比之梁鴻志王克敏等也是棋高一着。因為汪逆其人善變，他一生經驗豐富，從中學到西學，從極左到極右，他都有眼福看到，都有本領去攝取，於是汪逆理論就集漢奸理論之大成，而以最高級的最成熟的形式表現出來。

但汪逆最高級的漢奸理論，其本身却埋伏着一切崩壞的種子。每個面對真理的朋友，你能以為中國歷史上那些腐朽的傳統和羶蝕了的人性，還能經得起歷史巨輪的碾軋嗎？你能以為那些法西和半法西的反動理論真能經得起歷史烈火的考驗嗎？你能以為那種惡性的騙人理論——托派反動理論還值得人們來回憶嗎？所有構成汪逆賣國理論之泉源的都是那些人類歷史的糟粕和人類文明的垃圾，那末你能以為汪逆理論還有生存的餘地嗎？

汪逆理論之必然破產是無疑的。而且在事實上牠已經完全破產了。什麼做證明？全中華民族已經視汪逆言行如寇仇，此其一。汪逆行動已經從相當具有政綱的方式，完全變成敵人指揮刀下的恐怖行動了。從理論與政策的方式一降而為純粹的個別恐怖行動，這就是宣佈汪逆如果有所謂理論，也早徹底宣告破產了（參看本文第六節）。

### 三 反民族主義的民族投降主義

我們民族革命戰爭的最高準繩是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們要以自身的奮鬥來建立獨立自由快樂的三民主義新國家。

汪精衛要反對我們抗戰，反對我們建國，所以他的全部理論是反三民主義的理論，全部綱領（假定有所謂綱領）是反三民主義的綱領。不錯，汪精衛曾經參加過革命，曾經做過中山先主的信徒。但這絲毫不妨礙他變成絕對反三民主義的反革命叛徒。而且正唯如此，才使他變成最毒辣最乖巧的反三民主義的反革命叛徒。因為他曾經一知半解過三民主義，所以他對三民主義的曲解和污蔑就特別巧妙，特別嚴重。因為他曾經參加過革命，所以對於反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就特別領會，特別嫻熟。

首先他以他的民族失敗主義，民族投降主義來對抗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中山先生

的民族主義目的在求得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平等」，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獨立自由存在於世界。而汪精衛却要我們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屈辱投降，不但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永遠得不到平等，使中國永遠不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而且要完成敵人「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註一）的大陰謀。

且讓我們來看看汪精衛的民族投降主義是表現得怎樣無恥和巧妙吧。

汪逆民族投降主義的具體表現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抗戰發動之前，這時期的特點是積極方面提倡睦鄰主義，消極方面提倡民族失敗主義。第二階段是從抗戰發動到脫離重慶，這時期的特點是口頭擁護抗戰，實際陰謀阻撓。第三個階段是從他發表艷電直到現在。這時期的特點是公開主和，暴露真相。

汪逆在第一階段是一生頂闊的迴光返照時代。他曾主政，並且主外交。在那時汪逆就完全是日本軍閥財閥的忠僕，日闖耳提面命，他無有不應。他曾聽任敵軍在我祖國領土內橫行。他曾頒佈敦睦邦交令，取締抗敵救亡言論。他曾接受廣田三原則支持中日經濟提攜，便利敵人的吞食政策。他曾受敵閥之命，撤換宋哲元，使「于學忠不能安於河北政府」，將他調

在甘肅；馮震不能安於河北政府，將他調任河南」，而汪逆還假惺惺作態，「固然心裏十分難過，然不使其人之失職，及其所部之失所，這種苦心，也會得到天下人的諒解！」（註二）這些就是汪逆當時睦鄰主義在行動上的表現，也就是他的民族投降主義正面的表現。

從九一八以後，國內民衆的救國運動逐漸高漲，尤其是二十四年華北問題以後，民氣越發激昂，沛然形成廣大的運動。他們要求國內團結統一，對日發動抗戰。汪逆在旺盛民氣的壓迫之前，就發揮他的民族失敗主義的理論。有名的唯武器論便是這種理論的典型的代表。他特別誇張敵人的武器如何如何齊備，如何如何優良，爲的得出他三日滅華的結論。這些已爲大家所熟知，在這裏不必多說。

等到全面抗戰已經成爲不可阻遏的趨勢，同時一部份軍民已經動手打鬼子的時候，汪精衛的失敗主義便採取絕望的民族毀滅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他聰明地發明了他個人的「焦土抗戰」政策。（注意他的焦土抗戰和李白二將軍一向堅持的焦土抗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故意曲解 蔣委員長長的「最後關頭」和「犧牲」的意義。他說：「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

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又說，「無論是通都大邑，無論是窮鄉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雖擋不住敵人之殺進來，然而我們必能使敵人殺進來之後，一無所得。」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末我們犧牲完了，我們的抵抗也達到了。」（註三）他甚至廣播要中國國民實行新式的「自盡」。

這就是汪精衛焦土抗戰的全部說明。誰都知道，我們之對敵抗戰，目的正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們正爲了生存才不得不抗戰，不得不犧牲。所以抗戰的目的是積極的，抗戰的意義是神聖的。而汪精衛所說的種種，決不是犧牲，而是自殺；決不是焦土抗戰，而是民族毀滅。汪精衛這種「焦土抗戰」的主張完全建築在世紀末的哲學之上。這表示在他的一篇觀點中已經失去了一切積極的奮發的因素。他在精神上在鑄鑄一種死滅的意識形態。但實際上，他是在做日本帝國主義最精確的代言人。因爲日本法西軍閥征華的目的，就要不費一彈，不傷一兵，滅我國家，亡我民族。而汪精衛就在這裏提倡其民族自盡，國民自殺的政策，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歡迎之不暇了。汪精衛不懂得這個嗎？懂得懂得！他之所以要這樣危言聳聽，曲解蔣委員長英明抗戰政策，無非要使全國老百姓對抗戰抱極端的危懼心理，認爲抗戰

真正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灰燼，」由此而害怕起來，不願支持政府對敵作戰，打斷政府已經確定了的抗戰國策吧了（註四）。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明，汪精衛在那時這樣發揮他的「焦土抗戰」政策，一面是礙於政府政策和民氣之不可抵禦，而另一面却為他以後的政治陰謀伏下了根基。誰都記得長沙的大火曾被汪逆作為藉口，來反對抗戰之繼續。但實際上長沙慘案客觀說來可以說是汪逆焦土政策之具體實現，所以其負責人就給政府鎗斃了。汪精衛反抓住這把柄，說：抗戰是這樣的壞事情，「把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灰燼了。」「民衆們，趕快起來反對抗戰吧。」這些都是和汪逆目前在香港上海一帶的宣傳一貫的。

x

x

x

x

抗戰全面地發動了。於是汪逆在第二階段的民族投降主義不得不有新的表現。那時國內外政治清勢的骨幹是這樣：第一是全國軍民堅決主張抗戰到底；第二是國內精誠團結日益鞏固；第三是中蘇關係急激好轉；同時德意實際上幫助敵人，並企圖調停戰事，勸誘我對日投降。汪精衛的民族投降主義就適應着這個新環境，巧妙地發揮其作用。

第一，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拙劣的反革命份子才公開站到反革命的陣營去；一切頂陰險頂毒辣的反革命份子，一定偽裝革命，混在革命的陣營裏，從內部來破壞革命。汪精衛積中外幾十年反動之經驗，當然深知此中訣竅，所以他在表面上也積極贊助抗戰了。

讓我們聽他甜蜜地歌唱吧。

1. 「一打就打到底曲」：「在最後關頭未到以前，我們就決定一句話：一打，就打到底。絕對不中途妥協。這種態度完全變成與從前兩樣的人。最後關頭以前，好像佈放軍事上的烟幕彈一樣，把我們完全遮掩住在烟幕中做工作，絕對不敢說半句決裂的話。到了最後關頭以後，全副精神統用在抗戰上，絕對不中途妥協。」「中途妥協，只有滅亡，」這八個字，不是恐嚇的話，更不是鼓勵的話，有深刻意義在。中途妥協，除了屈服以外，還能得到什麼？絕對得不到和平。」（註五）

堅貞而不拔。這是汪精衛在唱麼？誰說不是！

2. 「不做傀儡曲」：「中國歷史上爲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

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侵略者因此極寫意的便將我們大多數的人，以及全數的土地，得到手裏。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有犧牲。」（註六）

光明而懇摯。這是汪精衛在唱嗎？誰說不是！

3. 「義民曲」：「天下祇有順民纔會當亡國奴，纔會以一己的生存而致國家民族於死；否則義民。」（註七）

短小而精彩。這是汪精衛在唱嗎？誰說不是！

4. 「最後勝利曲」：「有了犧牲精神以爲根本，軍隊方面雖然因作戰而受了損失，但犧牲精神的提起，適足使強者愈強，弱者亦化弱爲強。（注意！）民衆方面雖然因戰事增加種種負擔，負受種種痛苦，但犧牲精神的提起，足使團結愈加堅固，能力愈加增進。（注意！）這次的勝利（指台兒莊的勝利）：於國民的自信力是有深刻的影響。我們唯有遵照蔣委員長陽電所示，本着這犧牲精神，聞勝不驕，聞敗不綏，堅毅沈着，忍勞耐苦，以期竭盡責任，這樣必然的可以初步的勝利，日益邁進，而得到最後的勝利。」（註八）



堅定而切實。這是汪精衛在唱嗎？誰說不是！

5. 最後的壓台曲：「毒到盡頭處」：「敵人深知道對於中國的地方不難於攻陷，而難於攻陷之後，能安然佔領，無所顧慮。所以於攻陷之後，必使種種政策，以期達到安然佔領之目的，其一是麻醉政策，如近日所傳製造傀儡政府即其一端。因為以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兵，來殺中國的人還不够毒；以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士大夫，來治中國的人，纔算得毒到盡頭處。」（註九）

深刻而確切。這是汪精衛在唱嗎？誰又說不是呢！

總之，一切好的，對的，美麗的，動聽的話語，都給汪精衛說光了。如果偉大的音樂家悲多汶在世，他一定要繼其頌揚拿破崙之曲而後，編一曲「十全十美」交響樂獻給我們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了。

但白晝往往見行屍。光明的外套之下罩着醜惡和犯罪之極致。汪精衛之所以不能不這樣冠冕堂皇，這一面是表現全國軍民的意向究竟違抗不了，而另一面却表現出汪逆行徑的「毒到盡頭處」。從抗戰爆發以來，汪精衛就無時無刻不在活動「中途妥協」，活動「做傀儡」，

活動「做順民」，活動做到敵人的「毒到盡頭處」。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且舉一個例吧。」（註十）

汪精衛的那篇大文「舉一個例」就是最好的證據。他說「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接着他舉出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議爲例。汪精衛一口咬定主和是那次會議「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其爲撒謊造謠，已由吳稚老痛加駁斥，不必再費筆墨。我們在這裏所注意的倒是汪逆個人至少從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已經牢牢把握住：「主和是我對國事的主張了。」但這決不是共同的主張，單是汪精衛一貫的主張吧了。

還要舉個例麼？好，讓我們提敵人上堂來做人證。

「關於汪兆銘吳佩孚和平運動展開」的座談會：

時間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地點 東京於芝，嵯峨野

出席者 井上謙吉（東洋協會），太田宇之助（東京朝日新聞），岡野增次郎（前吳佩孚

顧問)，小室誠（報知新聞），佐藤安之助（陸軍少將），藤田榮介（前全權公使），鷺澤與四二（前衆議院議員）。

記者：「現在請佐藤先生賜教。」

佐藤安之助：「汪兆銘脫離重慶，突然發表聲明，事出有因，並非突然。汪氏從一年前起就頻頻策劃和平。但表現在報紙上還開始於去年十月。那時廣州漢口相繼陷落，汪兆銘就對新聞記者大談和平。但我們在去年三四月間就已經知道了。」

記者：「汪兆銘的和平論究竟何時開始呢？」

佐藤：「我在去年春天就知道汪兆銘是非常熱衷的和平論者，而且知道他在拚命進行和平運動。我今附帶談其經過。去年二三月間我住在上海，我熟識一個朋友，他是汪系的人，我們時常談論各種時局問題。此公如能參加維新政府，那確是非常有力的人。關於他，松井石根君也有許多話（這是對我講的），但他並未參加。如果我們稍爲活動一下，那許是會成功的；只因我們沒有活動，此舉就

像告了失敗。相反的，那位先生說起要到漢口一行，他就去了。他到了漢口，就詳談誰是主戰論者，誰是什麼。他和汪兆銘在漢口同住了四個晚上，有兩晚每晚懇談了二三小時。汪氏担心着當時的時局，至於流起淚來。他說：中日兩國這樣火併下去，實是蠢事，雙方都無好處，反之，都將蒙非常的損害，只讓第三國來收漁翁之利。所以戰爭必須及早結束。他還說，像你那樣有很多日本青年朋友的人，真要爲着兩大國的利益，求取和平而努力呀。：我那位朋友年紀五十五六。：所以汪兆銘的和平問題決不是突然而起的。」（註十一）

實際上我們的證據何必舉得這樣遠呢。聽他最後的自供已經完全足够了。他在本年四月八日發表的那封覆華僑某君書內，就老老實實說出：「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到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

汪精衛自己的供狀和敵寇佐藤的人證，證明汪逆的主和運動早在開始。這還不明顯麼？

老實說吧，汪精衛的主和策動已經明顯到這樣的程度使他在公開的言論裏也露出了馬脚。

當抗戰一開始，汪精衛當然滿肚子不高興。他公開發牢騷了。二十七年八月三日那天，他忽然廣播他那篇有名的演說：「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他先曲解了歷史來發他的烏氣。他說「中國宋末明末會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當然在於有吳三桂之流的賣國賊略——瑞）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他罵人了，但不幸他却罵出了馬脚來。他接着廣播：「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土國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於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這種做法，無他妙巧，只是說老實話而已。」汪精衛從那時起已經公開提出和的問題，同時要大家「說老實話，負責任」。當時大家還莫測其高深。直到今年當我們拜讀了他的覆華僑某君書纔恍然大悟他所謂「老實話負責任」的道理。他說，「政府則必須握着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一條生路，纔是合理。……：一般何苦自討沒趣？何況話說出口，就被人指為漢奸，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國是大家有

分，漢奸的惡名却要我一個人承當，這更是何苦？這麼一來，自然而然的，心雖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這是不說老實話的原因，也就是不負責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國的原因。」但汪先生請聽者：和戰只在你個人成問題。你對此已經說了「老實話」，而且又負了責任，他人是未便奉陪的。那末汪精衛之悻悻然對全國同胞生氣，又豈偶然哉！這就叫做社會蛆虫的悲哀！

汪精衛看到單是生氣是不够的，他必得對抗戰本身加以抨擊，始能收他「負責任」之效。他深深知道長期抗戰是他最大的冤家。同時「焦土抗戰」，是最能表現我民族的決心，游擊戰是最能消耗敵人的實力。於是他不惜用一切曲解和造謠，來打擊長期抗戰，打擊焦土抗戰和游擊戰。

長期抗戰的具體口號是抗戰到底。於是汪精衛及其一派就在「底」字上面用功夫了。誰都知道，抗戰到底就是抗戰要達成勝利之目的纔肯罷休（見 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更具體地說，是要打到恢復九一八前原狀為止（見陳誠對重慶文化界談話）。但汪精衛却盡量宣傳抗戰是「無底洞」，是沒有底止的。一打就要一直打下去。誰都知道，這是騙人的話，同時又是嚇人的話。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戰爭終是有結束的日期的，西洋歷史上

所謂百年戰爭也有一定的時期，並非一直打下去，沒有底止。照上次世界大戰的情形推算，帝國主義列強決不能支持四年以上的戰爭。因為再拖下去，他們國內的經濟政治必然發生危機，國內人民會用國內戰爭來結束對外戰爭。俄國便是最好的例子。日本是個小的強國，他所能支持的時期儘管有軍人法西的極端統制和對我物力財力之運用，但只要我們和他拚下去，就決不能超過四年。但汪精衛等偏要說我們的抗戰將無底止，這只是要恐嚇一般老百姓，使他們對抗戰勝利失去信心；對抗戰前途發生危懼。其作用正和他強調民族自殺主義一樣。

關於焦土抗戰，在全中國也只有汪逆這類的無恥叛徒才把他了解成民族的自殺和自滅。可是他偏要造作種種謠言，侮蔑我將士「不戰而焦土」。他在這裏又以靄然仁者的面貌出現了。「民力必須愛惜」呀！接着又來無的放矢了：「我們必須認識清楚，所謂焦土戰者，是因戰而至於焦土，絕不是不戰，更絕不是即使不戰也要焦土。……既然打算不戰，則其決心先鬆懈了，其紀律也就隨以廢弛了，其秩序也就隨以紊亂了。於此而猶言焦土，其結果只有老百姓晦氣，而敵人則正如隔岸觀火，真所謂親厚者所痛，仇讎者所快，萬萬要不得的。」（註十二）但汪先生請聽者：在五個月前教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

的」決不是別人，而正是汪先生自己，那末汪先生到這時才「說老實話」，負責任，要使我們「老百姓晦氣」，使「敵人隔岸觀火」。是不是？正確的嚴肅的焦土抗戰是決不會因為你的污蔑而停止的。那末汪先生又枉費心思了。

關於游擊戰也是一樣。汪精衛偏要詆蔑我們的游擊戰士爲「遊來遊去，遊而不擊」；「消耗民力，斷絕了長期抗戰的生命。」（註十三）不但如此，他還故意誇大這個問題，使一般民衆對游擊戰發生軍事和政治上的惡劣印象。他說「焦土戰，游擊戰這兩個名詞，本來是戰術的名詞，然而流行起來，漸漸成爲政治上的名詞了。」（註十三）。又說，「有了共產黨的所謂游擊戰，便不愁在地方上還會有一點子遺了。你讀過歷史，你知道共產黨所謂游擊戰，不過是流寇的別名，人民如禾，流寇則如蝗虫，所過之處沒有不食盡燒光的。從前的人聽見流寇二字，就會驚心，如今給共產黨加上些文章詞藻，却被認爲抗戰到底的祕訣了。」（覆華僑書）這就是汪精衛的拿手好戲。他又把他對於抗戰本身的打擊，擴大而爲對國內團結的打擊了。但事實很顯然，游擊戰到現在尤其在敵後，已被正確地採用爲主要的戰術，變成我國策的一部份了。汪逆的打擊又撲了個空。



所有這些我們還不够證明汪精衛在抗戰以後雖然口頭上支持抗戰，而實際上却在主張妥協，破壞抗戰麼？

第二，上面指明從抗戰發動以來，政治情勢的基本特點之二，就是國內精誠團結的日趨鞏固。這種趨勢汪精衛是根本反對的。因為國內越團結，敵人和他就越沒有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可能。但汪精衛比蒼蠅還聰明，他的作爲必須審慎而隱藏。

精誠團結適合於抗戰本能的要求，牠爲抗戰所必需，牠已成爲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了。那末，汪精衛該怎麼辦呢？一句話：順水推舟，暗中摸魚。他爲什麼不在表面上也積極贊助精誠團結呢？

我們厭倦的讀者們又有機會欣賞那小鳥兒的美妙絕倫的歌喉了。

關於「日本一貫的分化政策」和我們的統一團結，汪精衛用他得意的高音部歌唱着：「日本從前會作種種宣傳，說中國沒有國家組織，絕不能統一，但事實上中國已經統一起來了。又說，中國因不能統一之故，決不能作全面抗戰，北自北，西北自西北，南自南，西南自西南，各不相顧。但事實上中國已經發動了全面的抗戰了。又說中國國民黨與各黨各派必不能

相容。且與國民黨的意志亦必不能一致。但事實上中國民衆已經認定國家高於一切，團結起來，爲國家之生存及民族以權民主主義之實現而奮鬥了。凡此皆是證明日本的分化作用越加急激，我們的精誠團結越加堅固。」（註十四）

多美滿呀，真所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關於「防共」問題，他劈頭就唱：「防共是一個藉口。」接着他說，「日本宣傳：中國容共，所以不能不有此次戰爭。到了最近，中國共產軍隊已經決心禦侮，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了，日本趁火打劫的機會從此不再有了。從前中國在江西等處用兵吃緊的時候，日本所加於中國的是侵略，如今中國全面抗戰的時候，日本所加於中國的也是一樣的侵略。日本祇有老實的承認侵略罷了，還有什麼可以藉口的。」（註十四）

說得斬釘而截鐵。真所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但事實上怎麼樣呢？汪精衛從抗戰發動以來就從未停止片刻，進行其損害領袖威信，拆散各黨派團結一致之陰謀。有什麼證據？「證據何止千百」，且舉汪逆自己舉出的例子來做證明。

據汪精衛的自供：他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曾致函國防最高會議。內開：「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尙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較此爲奇。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註十五）真是畫鬼！汪精衛只想憑空造謠，污蔑蔣委員長願意和平談判，在全國軍民之前減損蔣委員長的威望，分裂抗戰陣營，其居心之險毒，真狗彘不食。至於他在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開會，以參政會議長之尊，竟公開表示反對蔣委員長，挑撥黨派之爭，更是路人皆見了。

關於共產黨問題，他雖然鄭重聲明「中國共產軍隊已經決心禦侮，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使「日本趁火打劫的機會從此不再有」。但在骨子裏，却盡量挑撥摩擦，完成他所說的「日本的分化作用」。瞧他那種咬牙切齒的態度吧。「我以爲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註十五）。好一個敵人的中文宣傳品啊。但請分化專家汪精衛聽者：「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自前年中國共產黨聲明擁護三民主義以來，事實上中

國人民的思想行動，已完全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我們國家法律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凡不違反三民主義的行動都爲合法；凡合法行動的人民都一律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中國今天無論何黨派，都受着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服從法紀，效忠抗戰。」（蔣委員長抗戰第二週年紀念日告日本民衆書）「你到提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贊成共產，應爲以防共爲幌子的侵略所腐懲罷了：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義來借日本兵平內亂了。你這種用心，不是明代的吳三桂，朝鮮的李完用嗎？」（吳稚暉先生：進一解）

所有這些我們還不够證明汪逆在抗戰以後，雖然口頭上支持團結統一，而實際上却在破壞團結和統一嗎，進而想造成內亂嗎？

第三，抗戰以後國內外形勢的第三個特點，是中蘇關係的急激好轉，和德意在實際上幫助敵人，並設法調停戰事，勸我們投降。在這裏汪精衛又碰到了難題目。蘇聯是他深惡痛絕的，但他現在却實際上在幫我們的忙。德意是他的乾爺和乾娘，但他們却不幫助我們，反而在幫敵人。汪精衛怎辦呢？我們可以老實告訴讀者，汪精衛在這裏是真是既詭譎，又勇敢。

要說汪精衛不懂得外交上的聯合戰線，那是冤枉了他。要說汪精衛不知道在抗戰中應當

聯合蘇聯，對抗日本，那更是冤枉了他。汪精衛不要等今天，在十五年前對於這些早已了解無遺了。民國十四年十月二日，他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時就演說道：

「我們對於我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與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綫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他好容易從重重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人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政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甯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怎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綫呢？」

「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與供給軍械，却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攫了過

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爲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的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囂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

又說：「我們這聯合戰綫，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開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註十六）

他把當時 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解釋得這樣明白，這樣透徹。在大體上，這種解釋可以

完全適用於當前的情形。但今天的汪精衛却必須打當時汪精衛的嘴巴了。爲什麼？因爲如果當時的汪精衛還是革命的英雄，那末在今天他早成革命的叛徒了。所以，他對於蘇聯問題，除在參政會上公開指使其死黨李聖五陶希聖之流公開反對蘇聯，主張德意路線以外，在理論和主張上就採取這樣的方式。

第一，他故意曲解積極聯俄的政策爲拋棄對英美法的聯合，這樣來把聯俄問題和國內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故意糾纏起來，造成一部份人的疑懼。比方他說「近來頗有一部份人士持着一種見解，以爲中國必須拋棄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信賴，方才可以得到蘇聯真實的援助。……兄弟以爲這種見解是看不清楚現在國際和平之路線，看不清楚現在中國須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不用說別的，只怕連蘇聯聽了也嚇一跳，也會把肩頭聳起，也會把舌頭伸出來。」（註十七）是的，汪精衛之虛構事實，捕風捉影的伎倆，是够使人「嚇了一跳」「把舌頭伸出來」的。但誰都知道，政府的聯俄政策絕對沒有拋棄對英美法的友誼；民間主張聯俄的人也絕對主張中國對英美法蘇須作平行的聯合。主張不聯合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倒不是別人，恰恰是汪精衛漢奸最好的幫手托派陰謀家，他們才主張「我們抗戰要打倒一

切帝國主義」呢。

第二，汪精衛等拚命造作謠言，說我們的抗戰，不是爲中國，而是爲了蘇聯。他說，「中日戰爭就是日蘇戰爭的前哨戰。」甚至說，中國抗戰可說是「爲人作嫁」。這種無恥理論顯然在曲解抗戰，侮辱抗戰。誰不知道，抗戰是爲求得中華民族自身的獨立與生存？抗戰是自己的事，決不是人家的事。所謂自力更生就是這個道理。但汪精衛偏要污蔑抗戰的神聖任務，其目的不外：第一，他要打消全國軍民抗戰的決心和積極自發的精神，讓抗戰壽終正寢。其次，就是要培養國民對蘇聯的猜疑，挑撥對蘇聯的惡感，使中蘇邦交發生裂痕。

第三，汪精衛深懂得物極必反的道理，而且他善於運用這個道理。他看到聯俄已成固定的政策，於是他將欲毀之，必先成之，故意擴大蘇聯應該援助和必須援助我們的程度。他和他的助手陶希聖等就開始發動一個運動，在輿論上鼓吹蘇聯必須立即出兵，應該立即出兵。請看他的高論：「蘇俄明白得很：日本侵略中國，即是侵略蘇俄。深切些說，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就爲的是侵略蘇俄。……所以中日戰爭無異是日俄戰爭之前哨戰。蘇俄爲共同利害計，與中國共同向日本作戰，其爲當然尤無可疑。」又說：「日本之侵略中國，所危害者不



止中國。世界各國一致前來共同作戰，尤其是關係最深之國，劍及履及，前來共同作戰，在理論上是當然的。」（註十八）

你要聯蘇麼？好，你就要希望蘇聯出兵；因為中日戰爭就是中蘇戰爭。你必須把肥皂泡吹得這樣用力，使它大到破滅了，然而你們的陰謀才能完成。蘇聯出兵的希望幻滅了，由於聯俄的心理基礎完全毀掉了，這樣來破壞中蘇關係，才是最好的計策。但在我們是非常清楚的。抗戰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今日我民族雖貧，而其責望於友邦者，唯在善盡其責任與義務，而決不存越理之奢望，與分外之要求。」（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紀念告各友邦書）但我們要說汪精衛不知道蘇聯在當時情勢下，決不可能出兵麼？那是看得汪精衛太低能了。你看他又會向我們解釋（當然這種解釋一部份是故意歪曲）得清清楚楚：

「事實擺在面前，蘇俄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與其他各國並無二致。而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俄爲什麼由世界革命主義而變爲一國國家社會主義呢？是否欲埋頭建設，暫時與人無競與物無爭，而養精蓄銳以待天下之變。如其是也，蘇俄是否輕於參加戰爭？其二，蘇俄東則有日本之憂，西則有德國之憂，此外還有波蘭，還有義國，蘇俄所以汲汲於加

入國聯，與法國訂立互助協定，結合英國，乃至美國，其意至昭。在此互助牽制的局面下，蘇俄是否以一國輕與參加戰爭？其三，即專以對日本而論，蘇俄地勢，在軍事上，顯然是利於取守勢，西伯利亞苦寒的氣候，廣漠的平原，即使與日本支持兩三年，莫斯科是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蘇俄是否肯輕於改取攻勢？以上三個疑問，只要常識常理來說，其他外交秘密，軍事秘密，且置不談，然即就此常識常理來說，已可窺見一般了。」（註十八）

然則汪精衛是明知蘇聯在目前狀況下是不會出兵而只能用其他方式幫助中國了。知其不能而故意誇大其應該和必須，此無他，不過要毀滅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好感而已。

這就是汪精衛之流對蘇聯問題的看法和實際的做法。

其次我們來看汪精衛對德意的態度。對於這點，他是態度鮮明，真相暴露了。到今天已經誰都知道，汪精衛在內政上是國社法西主義的崇拜者，而在外交上便是德意路線的創作者。這裏我們只說他在外交上的做法。

第一，他在理論上絕對否認日德意侵略集團和英美法蘇反侵略集團之存在。德意是可以幫助我們的，所以我們不能把他們撇開。他說：「有人責備道：日德意與英美法蘇是兩大對

墨，正和歐戰前德奧義的同盟與英法俄的協商，形成兩大對墨一樣。中國究竟應該站在那邊？中國爲什麼還要與德義引成友好關係呢？無怪英美法尤其蘇俄有些不放心中國的態度與決心了。」「這話也是奇怪，英國不是明明白白與德國謀友誼之維持與增進麼？法國不是明明白白與義國謀友誼之維持與增進麼？不甯惟是，英之與義，法之與德，也正在謀衝突之減輕，關係之增重，蘇俄之於德義，雖似隔閡，其外交作用，也何嘗稍爲休歇，因爲外交作用，莫大於尋求與國，減少敵國。例如歐戰以前，德奧義是同盟的，英法苦心孤詣將義國拉出同盟，變爲中立，其後還將義國接入協商，謀國之忠，固宜如此。除了會存着一種壞心事，所謂伐人之國，必先伐其交，才會勸人斬斷了其他各國一切關係，而一心一意投入一國的懷抱裏去。日本前此所謂中國好以夷制夷，卽是此一種壞心事之表現，唉！說這些話的，如有別有用心，我還有什麼希望，如果還有一點愛國心，我勸他快些將這些話收回去吧。」

（註十八）又說，「有一部份人士持着一種見解，以爲中國至少須把法西斯蒂的國家撇開，這也是不對的。……尤其是德國，他因戰敗之後，備嘗痛苦，想解除不平等之束縛，恢復平等的地位，其努力更是使我們致敬。」

在這裏我們十分欽佩，汪精衛真說「老實話」，而且「負責任」了。當然現在事實證明汪精衛是最具「謀國之忠」和「愛國心」的。所可惜的，他的「愛國」主張未能實現，真不勝遺憾而已。

第二，他在事實上便強迫政府採取德意路線，甚至不惜在參政會上強姦民意，完成這着棋子。同時盡量支持德意「調停」中日戰事，威迫我對敵投降。但他不幸得很，他一切卑鄙無恥的企圖都給我們賢明的蔣委員長粉碎了。德大使陶德曼之調解失敗於先，後來意大利也想染指，竟被蔣委員長毫不客氣的拒絕了。他說中日戰事如需調停，也輪不到意大利！這就是汪精衛在抗戰發動後，對於外交問題的「理論與實踐。」

x

x

x

x

現在要說到汪精衛民族投降主義在第三階段的具體表現。

這個階段的整個形勢有些什麼基本特點呢？第一，武漢廣州失守後，抗戰無論從國內情勢和國際環境講，進入更艱苦更拖長的局面了；但同時第二，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持持久戰的決心更堅固了，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已在更健全的認識基礎之上，把握得更緊

了。第三，敵人鑒於速戰速決之不可得，於是加緊政治陰謀，積極分化我力量；同時開始着重於佔領地的經營和開發。

一貫主和的汪精衛在這些新的條件之下，那只有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持久抗戰的國策和民意，眼看是反對不了了；更艱苦的環境他是忍受不下了，再加上敵人的誘餌，他便憤然出走，揭破一切假面具，暴露他的真面目：看呀！這位絕頂漂亮的深具「謀國之忠」的「大政治家」，原來只是賣國賊一個！直到這時，他才真正「說老實話」真正「負責任」了。

於是他公開說：「主和是我對國事的主張了。」這公開的主張見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艷電，見之於今年四月一日在南華日報發表的「舉一個例」，見之於四月八日發表的「覆華僑某君書」。此外還見之於最近幾月來他的廣播。這些言論主張之荒謬，卑污與無恥，那簡直開人類語言文字的新紀錄。他已經從裏應外合的內奸，一降而爲最卑鄙、最廉價的公開傀儡和應聲蟲了。所以：

一、敵人主張「建立東亞新秩序」（近衛聲明），主張「善鄰友好」，（日本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他就立即響應，主張「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

必要」，主張「今後中國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了（艷電）。而東亞新秩序者正如蔣委員長所說，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註十九）

二、敵人主張「共同防共」（近衛聲明），汪精衛就立即響應，主張贊成「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主張「中國共產黨人……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完成共同防共之目的。並進一步主張「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且說「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艷電）。而所謂「共同防共」誠如蔣委員長所說「在我們全國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說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實在是借此名義以亡華」！（註十九）敵人「這兩年的侵略大戰，總之一句話是反中國，不是反共。」（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告日本民衆書）

三、敵人主張強化「經濟單元」（近衛聲明），主張「經濟提攜」（敵政府聲明）。汪精衛就立即響應，主張「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艷電）。而所謂「經濟單元」，「經濟提攜」，誠如 蔣委員長所說，「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的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產和貿易，獨攬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人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註十九）

就是這樣，汪精衛主張「和平談判」了。爲什麼這樣「堅決」而「負責任」主和呢？因爲他「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所以他「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註二〇）

好一條中日共存共榮的大道！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對此已經吹了幾年，而且也已經走了幾年。當汪精衛榮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時候，日使川樾，日總領須磨之類，不是天天夜夜以「中日兩國共存共榮」對汪耳提面命麼？當敵人已經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了，他不是天天唱着他「膺懲支那，謀東亞之永久和平」（即汪之所謂「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的

老調麼？現在敵人又在用槍尖來號召所謂「東亞新秩序」，以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爲基礎」的「東亞共同體」了。於是才使汪精衛不但「看透」和「斷定」，而且勇敢地奔上那條「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去了。

但汪精衛請聽者：我們「今日之問題，祇有研究如何繼續，並如何抗戰到底，而獲取最後之勝利。除戰而外，絕無和平可言。故現在主和者，實即中途妥協，投降敵人，皆當以漢奸論之」（陳誠部長六月十日招待渝市文化界演詞）。這是我政府的國策。

於是汪精衛答覆了：「我們的老朋友（？）陳嘉庚說：「言和平就是漢奸！」爲什麼和平就是漢奸？如此說來，憲法上規定國家有講和的大權，是規定國家有做漢奸的大權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字，其解釋應該是「忠孝仁愛信義漢奸了！」（註二一）嗚呼！「自從字典上有和平兩字以來，從沒有這樣受到垢辱的」了（蔣委員長七月八日對戰地民衆廣播）。

現請汪精衛又聽者：「我們現在無論南北各戰場上前方的士氣，和戰鬥精神的旺盛，實爲自開戰以來未曾有的好氣象。……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衆一心，向着最



後勝利的目標，刻苦努力，犧牲奮鬥，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達到抗戰的目的。」（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訓詞）這是我政府的國策。

於是汪精衛又答覆了：「你又說：『現在我們抗戰一天比一天好』，你何所見而云然？……老實告訴你吧，如今抗戰實實在在一天比一天艱難了。如何可以說一天比一天好？你難道不知道自抗戰以來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員之多，時間之短，歷史上宋亡明亡的時候都無其例麼？」又說，「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顛沛，沒半句怨言，將士奮勇犧牲，前仆後繼，絕無反顧。這是中華民族的元氣。日本之所以提出和平條件，未嘗不是看重這一點。……此次和平運動如果成功，實實在在是拜一般抗戰民衆及將士之賜（?!）」

（註二一）

算了！算了！所有這些也已經足夠證明汪精衛之曲解，侮辱和撒謊的本領是空前而絕後了。「嗚呼，彼真人妖，願我民族共祓除之，毋爲戾氣所染！」（註二二）

汪精衛的民族投降主義之最後的和真正的表現就是這樣。

【註一】見 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訓詞。

【註二】見汪在二十六年七月廿八日廬山第二次談話會致詞。

【註三】見汪在廿六年七月廿九日南京廣播：「最後關頭。」

【註四】蔣委員長在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已經宣佈最後關頭已到，即宣佈了抗戰的國策。

【註五】見「抗戰建國同時進行」，汪在二十七年長沙各界歡迎會上演詞。

【註六】汪在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京廣播「最後關頭。」

【註七】見汪在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中央黨部演講辭。

【註八】見汪在二十七年四月九日漢口廣播：「犧牲精神之提起。」

【註九】見汪在二十七年一月一日發表的：「我們同志應有的決心和努力。」

【註十】引文見汪在二十八年四月一日香港南華日報「舉一個例。」

【註十一】文藝春秋，本年三月號頁三七——三八。

【註十二】汪在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發表的「如何使用民力。」

【註十三】同上。

【註十四】見「今日救國之道」，汪在二十六年九月在南京平津同學會講詞。

【註十五】見汪文「舉一個例。」

【註十六】見汪精衛文選，上海更新出版社頁一九〇——一九三。

【註十七】見汪著「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

【註十八】「就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再引申幾句話，」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七日在武漢市

黨部歡迎會上之演講。

【註十九】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訓詞。

【註二〇】汪：「舉一個例。」

【註二一】汪覆華僑某君書。

【註二二】見汪在清末革命時所著「民族的國民」(一)他在這裏是罵康有爲的。

#### 四 反民權主義的假「民主主義」

誰都知道，汪精衛一向以民主政治的倡導者自命。而且他的確曾經是個民主主義者，曾經是個小市民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這是在什麼時候呢？這是在他高呼：

「嗚呼！我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顛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註一）的時候。是在他在革命失望之餘，用恐怖手段，暗殺醇親王的時候。在那時，他有革命的熱情和對於民主政治強烈的愛好。西歐民主革命的主流在當時已經消逝了，或差不多已經消逝了。在古老的東方却崛起了民主運動的高潮。中山先生就是這東方民族新生運動的領導者，而汪精衛也是這個運動的熱烈支持者。這個運動經過辛亥革命，經過五四運動，一直發展到國民革命。這運動的範圍是擴大了，牠的內容也加深了。汪精衛在這整個過程中是以患熱病的

姿態參加的。他在革命艱苦時消極，在環境較好時積極，但大體上還是贊助民主革命的。

中山先生的逝世使汪精衛的個人領袖主義發展到最高峯。客觀上革命的發展已經逐漸超過他所能容許的限度，主觀上要做全國和全黨領袖的野心又那樣旺盛。於是小市民的動搖性和向上爬的本能，使他成爲徹徹底底的官僚。正像上面所說，中國社會就慢慢地把他從各社會層的圈子裏開除出去了。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在十六年後，也早把他揚棄了。

然而這之後，汪精衛並沒有放棄他民主政治的標榜。在他個人的派別小組裏，在初期也還圍集一些中小市民區的民主主義份子。不過汪精衛的實際活動却完全證明了：他之所謂民主政治，不過是結合各地方封建力量反對中央，反對蔣委員長的招牌而已。因之他的民主主義已經完全失去革命的本質。西歐的資產民主主義固然够不上，在歷史發展的階段來講，甚至連俾斯麥的大統一主義和落後的聯邦主義也比他進步呢。這種理論在實踐上的表現便是他之結托封建落後力量，反對進步勢力，害怕民衆，並剝奪人民的自由。

中國民主運動的兩大任務，在國內是反對封建殘餘，對外是反對帝國主義。汪精衛力求與封建勢力相結合，這已經破了汪牌民主主義的半邊；至於汪精衛和帝國主義，尤其是和日

帝國主義的關係那更是人人知道的事情。從九一八以後，汪精衛就乾跪地以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自居了。於是汪精衛的「民主主義」就徹底宣告破產。

西安事變後，全國精誠團結成爲國內政局固定的趨勢。當時汪精衛和日德帝國主義相勾結，想乘機回國，實現其東方弗朗科的統治。結果他在全國擁護蔣委員長，領導國內團結統一，對敵執行抗戰的壓力之下，失敗了。國內的團結和民衆的奮發，奠定了最近中國民主政治的基礎。這個基礎從抗戰開始以來是更加鞏固了。民衆運動日漸展開，出版言論日益蓬勃，特別是國民參政會和省參議會的成立，表示中國民主政治已經逐漸走上軌道。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開幕時，就說明參政會的基本任務，一在加強團結，鞏固統一，完成抗戰建國大業；一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

汪精衛是摘取果實的能手。他看到真正的民主運動已在開展，於是就以老牌的「民主政治家」的資格，榮任國民參政會的議長，積極推行他的「民主政治」了。

第一，民主政治的基礎當然是民力和民意的發揚。抗戰本身要求着全國人力物力的總動員。汪精衛不明白這點麼？當然明白的。他說：「抗戰不只是前方將士的事，而是全國各地

民衆的事。民衆之努力與否，爲抗戰能否持久而得到最後勝利之最大關鍵。所以團結民衆，在平時固屬重要，在抗戰期間，尤爲緊急。」（註二）又說：「近來敵人每到一處，便急急忙忙組織傀儡政府，卽是以此祕訣（按卽「以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兵，來殺中國的人。」）而汪逆現在正運用這個祕訣——瑞）爲其藍本。我們如果不以十二分的努力，喚起民衆，則此種浩劫，決無可逃。」（註三）

汪精衛對於喚起民衆的實際做法，人們在「團結民衆」已屬「重要」的「平時」，已經領教過了。至於戰時，他本身既不要戰，根本上又怕人民偉大的力量，所以更不消說得。因此他一面雖把團結民衆的口號高唱入雲，另一面却用各種理由來限制民衆力量的發展。當然，汪精衛在這些地方的說法一定又是非常巧妙的。他說：「如何才能團結民衆呢？有人說道，歐洲大戰期間，如英如法，皆是不分派別，一致團結……只要認定國家高於一切，便能團結起來，一致努力。這種說法在國本已定，民主政治已經告成之英法等國，自然可以行得。如果在國本正在樹立的過程中，民主政治正在開始訓練，尙未成熟的中國，今日就不能不再加以考慮了。」（註四）再加以考慮之結果，自然不得不加以約束和取消了。

再看他對於熱烈的民衆運動加以怎樣的歪曲和打擊。他說，「頗聞有人說道，爲什麼這次抗戰反不如北伐時之處處看見民衆大會呢？（我們只聽見說，北伐時處處有熱烈的民衆動員，而不單是民衆大會——瑞）欲解答這個疑問，與其說是戰况不同，毋甯說是意義不同。北伐的意義重在政治，（對不起得很，我們最高領袖指示我們，現在也是政治重於軍事，那你將又何說！反正你總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了。）故熱烈宣傳最爲重要。此次抗戰是爲國家民族之生存而奮鬥，（在你是只要自求犧牲，所以只要挺死不動，讓敵人來殺頭好了！）其意義是人人知道的，故沈着工作較之熱烈宣傳，更爲重要。（汪逆把熱烈宣傳與沈着工作故意對立起來，誰知熱烈宣傳之後更能有意識的沈着工作。）」接着他罵人了：「可惜那些只唱高調不負責任的人，只曉得民衆大會（？）不看見民衆的埋頭工作，所以會發此疑問。這不值得一辯。」（註五）

汪精衛既然實際上並不要團結民衆，喚起民衆，所以他在國民參政會上對於一部份參政員所提出的「調整民衆團體以發揮民力案」，「請中央通令全國軍政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以及「具體規定檢查書報標準並統一執行案」等等案件，就不得不竭力從中阻撓，加以



粹擊了。

二，抗戰中的民主是以全國精誠團結爲前提。在抗戰的大目標下，沒有各種社會力量，各個民族力量和各種政治力量之合法存在和合法工作，當然就談不到民主。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關於民權做了如下的解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得享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項權利。」

很顯然的，汪精衛雖然口頭提倡民主政治，却決不願真正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決不願給「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一切自由及權利。爲什麼？因爲他自身「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他根本已失掉「民國之國民」之資格，如給人民以真正的民權，他就得被人民攆走。所以他必須挑撥離間，剝奪一切真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團體與個人之合法權益。在這裏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他遵從其日本主子的命令來「共同防共」，而實際上就是要分化國內的抗戰力量，便利日寇的各個擊破。

三，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要叫「人民管理政事」，叫人民有「政權」。（註六）要

「(甲)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乙)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丙)確立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註七)但汪精衛却要我們効法德意，用假的民主主義，來實行真的法西主義。

汪精衛之在外交上主張德意路線決不是偶然的。他渴慕着德意現行的統治狀況。他想做希特勒的好徒弟。他說「德國，他因戰敗之後，備嘗痛苦，想解除不平等之束縛，恢復平等的地位，其努力更足使我們起敬」。(註八)但我們都了解，法西主義是金融寡頭最殘酷最野蠻的統治，國社黨的德國只是蒂森 (Thyssen，德最大金融資本寡頭) 的王朝。牠並沒有使人民真正解除不平等之束縛；正相反，他們所受的束縛和壓迫更多更嚴重。所以希特勒的統治只使全世界人民(連德國人民在內)慄慄危懼，並沒有肅然「起敬」。真正對牠「起敬」的只有弗朗科，漢倫，和汪精衛之流而已。但最後請汪精衛注意者，在四十年代中國，無論你怎樣努力，是行不通希特勒的法西主義的。姑不論中國根本沒有強大的金融資本，中國偉大的民權運動的傳統，尤其是目前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把一切移植法西主義的根源徹底剷除了。汪精衛如果真要在中國或者在上海虹口飯店試行其法西主義，那至多只是日

本軍人法西主義在殖民地的延長。而且就是這個延長也只能是曇花一現而已。  
這就是汪精衛的反民權主義的假民主主義之真相及其可能的前途。

【註一】見汪著「民族的國家」(二)。

【註二】見「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

【註三】汪在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廣播：「怎樣纔能持久。」

【註四】同註二。

【註五】汪：「怎樣纔能持久。」

【註六】三民主義演講集，民權主義第一講，頁二。

【註七】民十二年初國民黨宣言。

【註八】見「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

## 五 反民主主義的「貓哭老鼠」主義

汪精衛相信不相信民主主義呢？在他主觀上當然是不折不扣「相信」的。而且從抗戰爆發以後，他似乎顯得特別「相信」民主主義。他也跟着一般人在討論民主主義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他也極端主張在抗戰時期應該「根據民主主義來實行計劃經濟，使重工業歸之國營，」（註一）等等。而且汪先生是有情人，他一提人民的生活，就要「下淚」的。比如他在湖南地方幹部學校演講時，就說：「一提到民主主義，我們就悲從中來。我們現在看不見民生，而只看見民死。……大多數人民都是無以為生而死。我們看到城市的情況，已經滿心難過，看到鄉村中的情況，更難過百倍。」

眼淚汪汪的好心人兒呀！但請不要着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汪詩，見「民族的國民」其一），你提出你的辦法來好了，何必春愁如此呢。

於是我們來看汪精衛的「民生主義」政策。

開頭當然先得把那些錯誤的主張關掉呀！所以他說：「我們要根據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而努力。說到這點，我們要說明一句：就是這話決不是有一類人所唱的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士兵的生活的口號。我們固然很想改良士兵生活，人民生活，但這不是白想可以有效，我們不能以空空洞洞的口號來自欺欺人。我們要有切切實實的辦法方才可以說得到，做得到。」

（註一）

那末什麼是切切實實的辦法呢？凡事總要從那些人們已經真說「老實話」，真已「負責任」的時候起，才能找到他們說到做到的切切實實的辦法。根據這個定理，我們就不得不從汪精衛出走以後的言行中去找他的「民生主義計劃經濟」綱領。下面就是：

【綱領一】中日經濟提攜——【說明】「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求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

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討各種具體方案。」（電）我想具體方案中應該先是汪先生的「重工業歸之國營」，讓日本政府可以先握中國經濟的命脈。

一向主張民主政治的汪先生，能讓我們有幾分批評的自由麼？如蒙允准，那末我全國人民都將這樣講，而且也只有這樣講：敵人所說的經濟提攜或「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產和貿易，獨攬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蔣委員長駁斥近衛聲明）。所以你的「民生主義」政策是民死主義政策，是敵存我亡的政策。

【綱領二】立即求和，挽救生靈，保全民生。——【說明】「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顛沛」。「你身在海外，所見的只是文章詞藻，以為有了這樣抗戰到底的祕訣，自然抗戰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在內地所身受的人民，其痛苦是怎樣？」（註二）「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休

於一時的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舉一個例」）爲要執行這個策略，所以汪逆在港滬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都在宣傳抗戰時民生的疾苦，描寫得使人一看就「悲從中來」。

一向主張民主政治的汪先生能讓我們有幾分批評的自由嗎？如蒙允准，那末我全國人民都將這樣講，而且只有這樣講：「在敵國已經宣佈東亞新秩序狂論以後，很明顯的他對我們中國除了要整個滅亡，成爲他的奴隸以外再沒有和平的餘地了。我們對於敵人今天也只有勝利，只有完全達成我們抗戰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絕沒有其他第二條可走的道路，否則中途投降，就是漢奸的和平，換句話說，就是奴隸的和平。」（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紀念日告全國軍民書）。「人家可就不能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貓兒哭老鼠，其實可笑！」（吳稚老「進一解」文）

這就是汪精衛的反民生主義的貓哭老鼠主義的兩大綱領。汪逆一面爲虎作倀，主張中日經濟提攜，讓敵人整個斷絕中華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却假仁假義，同情民衆疾苦，實際上也要藉此來煽動我國民衆，對抗戰不滿，對政府不滿，在敵人的分化政策之下，結束對敵人

的英勇抗戰。這就是汪逆貓哭老鼠主義的本質。

古今中外一切最毒辣的反革命份子，口頭上總是塗着革命的粉墨的。這本不是汪精衛的新發明。在一百多年前法國的賣國賊提亥爾口口聲聲以「工人的解放者」自命，結果出賣了巴黎。二十多年前蘇聯的賣國賊煽動克羅斯泰特（Kronstadt）的叛亂，以圖推翻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干涉軍隊。現在的汪精衛由於那些「左」的陰謀家之幫助，自然可以更技巧了。你聽他們漂亮的「革命的」詞藻吧：「國民黨今日應和，猶昔俄國布爾什維克之應和。列甯對布列斯特和約之解釋是：如果和德國火拚下去，俄國不一定亡，但共產黨的政權則必亡。我們現在如果再和日本火拚下去，中國也不一定亡，但國民黨的政權則必亡。」（註三）多麼有力的煽動口吻呀！好一個偉大的中國的列甯——汪精衛先生，他比起那自稱為「工人解放者」的法國提亥爾先生來自然又「偉大」和「革命」得多了。

【註一】汪：「地方行政與抗戰建國」在湖南地方幹部學校之演辭。

【註二】汪覆華僑某君書。

【註三】續和戰問題之討論，南華日報社版，頁一七。



## 六 賣國三部曲

我們對於汪精衛反三民主義的反革命的賣國理論已經粗粗做了一番檢討。現在這結論部份我們要扼要地分析汪逆賣國行動的過程及其必然的前途。

汪精衛的全部賣國過程是個喜劇性質的三部曲。這三部曲中，第一部的角色是奸細，第二部的角色是傀儡，第三部的角色則是一具死屍。現在的汪精衛正在由第二部曲得意地過渡到第三部。

從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政策就從以華制華的分裂政策，發展而為企圖不戰而勝的蠶食政策。在這時期，敵人的侵略從經濟的側重到政治的，而我們的汪精衛先生就從那時起變為日本對華實施政治侵略的適當工具。敵人利用他在黨國的聲望，利用他的唯利是圖和不堅定性，利用他的領袖慾和排他性，再則利用他輕巧的政治手腕和雄辯的口才，滿

想在中國造成一個汪系的親日政治組織，正像希特勒在捷克蘇台區造成的漢倫黨一樣。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敵人則想透過汪氏這樣一個負責人的地位來間接控制中國的一切。

這時期整個局勢的特點如下：（一）敵人在那時尚在積極準備戰爭的階段，所以對於中國主要為實行政治侵略，擴充特務機關活動。對其他列強在華利益雖盡量排斥，還不敢公然挑釁。（二）在我國內，內戰尚未停止，民衆雖有反日救亡運動，但這尚未形成國策之決定部份。在這種情勢下，汪精衛的親敵政策，通過較隱藏的方式，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個政策一方面助成了該階段敵人以政治為主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嚴重地阻礙了抗敵工作的準備和發動。

誰都應當肯定，汪精衛在那個時期已經開始了他的賣國活動。

七七事變一起，局勢就根本變動了。第一，敵人的侵略已經以軍事進攻為主。第二，我國已發動了抗戰。日本帝國主義慢性蠶食的局面，和中華民族的忍氣吞聲的局面，一變而為中日公開鬥爭的局面了。敵人一開始就採取了以強吞弱的傳統方針——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他想很快地佔領我主要城市，殲滅我戰鬥主力，用挑撥離間，製造傀儡的辦法，來瓦解

我們的抗戰陣營，消滅我們的戰鬥意志。一句話，要想一戰而勝中國。

在這時候汪精衛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站在全國軍民一邊，堅決對敵抵抗。另一路是站在敵人一邊，陰謀阻撓我抗戰。而汪精衛者，畢竟是一個毫無社會根基的泡沫，當全中國人民無論那一個階級都參加民族抗戰的立場的時候，他和另外一些中華民族的渣滓和蠱賊，便潛伏在抗戰的陣營內，陰謀破壞，從中搗亂。一句話，他從那時起，就想做中國的漢倫和卡薩陀。或者等而下之，他完完全全以一個最卑鄙最無恥的奸細的姿態活動了。

汪精衛的陰謀賣國已經跟着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方式的改變，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他已經再不是做某種政治的工作，而是純粹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奸細活動了。他已經再不以某種政治派別（如他以前所領導的那種派別小組）而活動，而是以完全執行日本軍閥和特務機關指令的敵探內奸的領袖資格而活動了。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是要嚴格指出的。什麼叫做某種政治派別的政治工作呢？這個政派有其一定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同時敢於在全國人民面前宣佈這種立場和綱領，取得人民的信仰，或叫人民去執行。這種立場和綱領儘管錯誤百出，或極不健全，但是他們並不怕向人民宣佈。在九一八前後汪精衛的活動雖然已經失去了全國國

民的信仰，但還不失爲一種政治的活動。

但七七以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軍事行動已經不允許汪精衛再堂堂正正做親日的政治運動，另一面中國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進行堅決的對敵抗戰，更不讓汪精衛有作公開親日運動的餘地。於是汪精衛就在全國人民面前隱藏起來，遮蓋着自己的真正政治面目，暫時不「說老實話」，處處順風轉舵，跟在人家後面講話，人家說長期抗戰，則頌揚之，人家要精誠團結，則謳歌之。他生怕自己的政治面目給人們發現，就立刻要給人民大眾當作奸細來攆走。

這就是汪精衛在其賣國的第一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和本質。

但不幸得很，汪精衛的第一部曲却跟着日帝國主義第一期對我作戰的失敗而失敗了。敵人速戰速決的方針，沒有成功，同時又因爲不能和不願真正長期作戰，所以就用速和速結的辦法，勸誘我國向他中途投降，求得「漢奸的和平，奴隸的和平」。此後的情勢就有下述的特點：

第一，敵人佔領地區擴大，戰線極度延長，所以就採取以經營敵後爲主，相機進攻爲輔

的新方針。具體說來，就是（一）積極經營我淪陷區域，開發經濟，建立傀儡組織，收買我民心，利用我國人力物力，還擊我們的持久抗戰。（敵人口號所謂「以戰養戰」，「利用現地物資樹立百年戰爭」；發動「長期戰及國家總力戰」，（註一）及「持久戰非中國專賣品」等，均指此而言。）（二）利用漢奸賣國賊，挑撥我內部的團結，使我抗戰力量瓦解，造成不議而和的局面。（三）軍事上看國際情勢的緩急，自身兵力的分配，以及我方之弱點，相機作跳躍的進攻。

第二，英美法蘇等友邦仍支持我們抗戰。資本主義列強雖並未採取積極的反日政策，但在現有情況下，還不願並不能完成調停中日戰爭之企圖。英美法對中國決不願像英法在西班牙一樣，製造米亞哈及卡薩陀一類的投降政府，拱手讓給日本。

第三，我全國抗戰到底的意志越加堅決，抗戰的力量越加強大，團結統一的局面日趨鞏固。這使得敵人幾乎無瑕可擊，漢奸幾乎無地自容。

這就是汪精衛在去年脫離重慶前後的實際處境。中國人民一向是寬大為懷的，所以在這樣的中華民族之前，汪精衛實在還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痛改前愆，徹底悔悟，追隨 蔣委

員長和全國軍民，戴功贖罪。第二條路，就是溜之大吉，公開去做傀儡。而汪精衛者畢竟不僅是毫無社會根基的泡沫，而且是毫無民族根基的贅疣。他舍大路而不由，就去奏他的賣國第二曲，——居然粉墨登場，做傀儡去了。

汪精衛目前的傀儡活動，當然是前一階段奸細活動之繼續與擴大。但這兩種活動方式畢竟有所不同。不錯，奸細活動同樣是無固定政治面貌和無原則的行動，但傀儡的活動比之於奸細當然更無恥了。這裏主要的區別如下：

一、傀儡活動表示奸細活動已經不能再進行的一個階段，因此他雖然更鄙劣，但從本質上講是更脆弱，更無力了。

二、傀儡活動不同於奸細活動，他已經是公開的賣國，所以無論在國外和國內取得同情的可能更小了。

三、但同時必須注意，汪精衛之公開賣國並沒有減弱他的奸細活動，他在國內外正佈置這種陰謀機關，擴大其原有內奸和敵探工作。

四、汪精衛公開賣國以後，因為敵人採取新的政策，其危害民族國家的活動範圍已大大

擴充。首先他必須完成統一的中央傀儡政權，必須建立名義上統一的偽軍。不但這樣，他還要積極開展其分化我內部力量的陰謀，破壞我精誠團結，削弱我戰鬥力量，以完成敵人的新策略。他要組織他的漢奸黨（名義一定很漂亮），包含一切奸細托派份子。（這組織已在日方特務機關指示下開展。）

五、最後汪精衛的奸細集團擴大而為汪逆的傀儡集團，必然地會使汪精衛實際上成為實施恐怖手段的暗殺集團的首領。現在褚逆民誼在上海所主持的所謂「反共（？）救國（？）特工指揮團」，就是這一組織的雛形。這個組織將直接受日帝國主義特務機關的指揮，執行其暗殺我抗戰有力人物的任務。

總而言之，汪精衛在目前已公開地自己宣傳為賣國匪徒的頭子了。這就是汪精衛在其賣國的第二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和本質。如果在他當奸細的時候，我們對付的辦法應該是羣起而攻之，驅逐他出境的話，那末當他做公開賣國賊的時候，我們對付的辦法當然只有通緝他消滅他了。

但汪精衛要公開做傀儡，做中國的弗朗科究竟能不能成功呢？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因

爲：

第一，汪逆本人及其黨羽的力量，如和弗朗科相比，那簡直太差了。他既沒有軍隊，又沒有社會基礎，乾脆的講，他沒有像弗朗科那樣有反動的實力。

第二，敵人不容易有個安全的佔領地帶，讓汪精衛來當現成的傀儡。因爲我們淪陷區的民衆和游擊隊不容他這樣做。此外，敵人也未必一切專相信他，汪精衛要想做王克敏、梁鴻志等大漢奸的頭子還是不容易。

第三，我們全國軍民不讓他做成弗朗科。我們抗戰到底和精誠團結的國策是神聖的。只要我們繼續抗戰，鞏固團結，汪精衛不僅做不成了不起的傀儡，他之「爲敵人殉喪」是無疑的。且讓我們的蔣委員長再度來嚴詞斥責，送他入棺吧：

「在過去抗戰兩年中，軍事外交等等一切的經過，都是我們處於主動，敵人幾乎是步步都隨着我們所預計的而自陷于羅網和失敗之中，敵人愈掙扎愈錯誤，我們愈持久愈堅定。其中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敵相近衛的聲明。自從我們抗戰進入第二年之後，敵人沒有一天不求速了戰事，但他所用的方法，並不從澈底覺悟前非，根本放棄侵略入



手。乃是因不能速戰速決，而希冀速和速結，並且要想用最陰險最卑劣的手段，用比較過去對朝鮮還要狠毒還要兇惡的辦法，根本上想來澈底吞滅我們中國。他這個狡計毒謀，我在當時已經有詳細的駁斥，我們軍民必定已透澈明瞭。他這一個嘗試的失敗和他的陰謀被我揭破是敵國一個最大的打擊，也是他最近徬徨無計日趨窮途末路的一個大關鍵。但是這一個妄念，他到如今是依然沒有打銷的。他已經揭佈出來了的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是不能收回的。所謂東亞協同體和興亞院等等一套，是明知失敗，而不肯放棄的。敵人此心未死，餘波未息，這一個運動，必然還要繼續的演下去。我們一意抗戰，本來不值再提。所最堪痛心的，乃居然有無恥之徒，響應這個亡華滅華的聲明，公然做背叛黨國出賣民族的行為，雖然已經受到了舉國民意的痛斥和國法的制裁，終不能不說是我們抗戰期間一個最大的污點。更是多少先烈在地下不能瞑目的一個最大的遺恨。老實說，這些漢奸的所謂和平運動，實在是亡國運動，如果敵人和漢奸得遂其毒謀，那麼「東亞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我中華民國滅亡奴隸地位確立之時；東亞協同體成功之日，就是中國實行歸併於日本之時。在敵國已經宣佈「東亞新秩序」狂論以後，很顯明的他對我們中國除了要整個滅亡成爲牠的奴隸以外，再沒

有和平的餘地了。我們對敵人今天只有勝利，只有完全達成我們抗戰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絕沒有其他第二條可走的道路，否則，中途投降，就是「漢奸的和平」換句話說，便是奴隸的和平，滅亡的和平。除非存心出賣整個中國的漢奸，決沒有人再來否認這一個事實，本來在去年年底，我們抗戰二期開始，內外形勢，顯然好轉，勝利目標，即在眼前。這些漢奸們，却要在此緊要關頭，破壞抗戰，想以無恥謊言，欺騙民衆，動搖我們同胞對於抗戰的信念，陷害我們浴血苦鬥的將士，抹煞我們全國軍民殉國殉難無量數犧牲所造成的功績，陷了本國，去解救敵國。我們翻遍歷史，實在找不出這種喪心病狂寡廉鮮恥忍心害理的先例。實在說起來，敵人宣佈一套「東亞新秩序」實在不僅是對中國下毒手，也無異於向世界宣戰，無異宣布與全世界爲敵。敵人的心中意中何嘗有想到絲毫的和平，這些漢奸們却不想敵人是已經自掘了坟墓，葬了自己，却要背叛國家甘心爲敵人殉葬。」（抗戰二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

「汪精衛已經死了，但他還沒有躺下去。」而我們這一民族巨人的怒吼，必然將引導着我全國軍民「以銘心刻骨的哀憤，咬牙切齒的堅忍，如火如荼的朝氣，排山倒海的力量，淬

風奮發作殊死戰，完成捍衛國家，驅逐暴敵，復興民族之大業。」（同上）而把這些無恥漢奸的死屍打得躺下去。

這就是汪精衛在其賣國第三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及其必然的前途。

現在汪精衛這幽靈還在得意地唱他的第二部曲。他在糞穢中渡着他的狂歡節。他正繼承着古今中外一切賣國賊的無恥與卑污，進行其鼓勵外敵侵入，掀起內亂（註二）和破壞後方秩序的大陰謀。他要建立起外國奴隸主在中國獨佔的血腥統治。他到現在已經無所謂理論了，他也根本用不到什麼理論了。假如他還有所謂主張，那只是日本強盜的血淋淋刺刀，上面刻着「昭和十四年製」等等字樣。而我們必然能用全民族的持久的無敵的鬥爭來粉碎這位幽靈的魂魄的。阿門！

【註一】見敵陸軍省紀念七七兩週年小冊。

【註二】如吳稚老所引陳璧君在滬談話：「我們不惜起個內亂。推倒他（按指 蔣委員長），和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國就不亡。」又汪答華僑某君書中

有云：「一旦不幸到了×××的時候，我還有希望名正言順出來收拾。」

附

錄

(一)

## 國民黨永遠開除汪逆黨籍的決議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於昨日下午三時半召開臨時會議，出席常務委員馮玉祥、李文範、居正、丁惟汾、鄒魯、孔祥熙、孫科、陳果夫、于右任、葉楚傖、何應欽、戴傳賢、列席執行委員焦易堂、陳樹人、蔣伯誠、洪蘭友、洪陸東、甘乃光、蕭同茲、王陸一、錢大鈞、吳忠信、何鍵、方覺慧、何成濬、林翼中、夏斗寅、蕭曹珊、徐堪、梁寒操、傅秉常、陳紹寬、劉紀文、陳誠、樞公任、張道藩、王法勤、朱家驊、張羣、陳布雷、周啓剛、戴愧生、候補執行委員趙棣華、朱霽青、王用賓、王懋功、陳訪先、趙允藝、羅家倫、張貞，監察委員蔣作賓、林森、覃振、王子壯、賀耀組、楊虎、吳敬恆、林雲

陔、張曉、姚大海、邵力子、王寵惠，候補監察委員聞亦有狄膺、劉文島、王世杰、李次溫等。由總裁主席，討論關於汪兆銘違反紀律危害黨國一案，經決議「汪兆銘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同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亦召開臨時常會，通過上開決議，其全文如下：「中國國民黨開除汪兆銘黨籍決議文：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艷日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為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為散發，以建謬中央為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為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根本消滅敵人侵略之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則踴躍用命，萬眾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愾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但為中央所痛絕，實亦為全國民眾所不容。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

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卽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我國民須知，抗戰決勝之最要關鍵，唯在意志統一，精神不貳。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僅爲一姓一家朝代之潰滅，而非爲我民族之覆亡，然其致敗之原，則皆由當時朝廷少數奸邪精神懾服，天良喪盡，以致滅亡，決非民氣與國力之不能抗敵也。故今日抗戰，非整肅綱紀，不足以振作精神，非祛除攜貳，不足以戰勝強寇。綜觀敵人最近之毒計，實欲威脅我精神，而導我於分裂覆亡。本黨深知我全國同胞民族意識普遍發揚，春秋大義，深入人心，只須堅定不移，奮鬥不屈，嚴守國策，統一意志，最後勝利，自必實現。今後抗戰國策，一以本黨總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所發表之演詞爲唯一標準，願我全國同志及將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論與行動，皆爲國家利益與法紀所不容，必與國人共同擯棄，以保持戰時意志之嚴整，而完成我三民主義革命救國之使命。」

## 國民政府通緝汪逆令

（中央社）國民政府二十八年六月八日令：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祕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例，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之所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比來海內外民眾同深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尙曲予寬容，某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此令。



## 蔣委員長與中外記者談話駁斥汪逆謬論

四月十七日中央紀念週後，有中外新聞記者多人，詢問 蔣委員長以下列問題，茲紀其問答如下：

（記者問）現在還有人說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可以作為中日和平的根據，而不認其為亡國條件的，委員長對此，以為應作如何處置？

（委員長答）「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演講中，將敵國的侵略野心，已經詳加分析，無待煩言。若以近衛的聲明，可認為是和條件的「和」字來解釋，那字典中就不必再要投降的「降」字了。這是無恥之極的笑話，不但今日不會有此事，且亦永久不會有此事。中國抗戰的目的，是爲了保衛整個民族的生存獨立與自由，這個目的一天不能達到，我們的奮鬥一天不能停止。現在戰局愈延長，日本的

弱點愈暴露，而他的野心亦更顯著，這就是所謂「圖窮匕現」的道理。看了日本軍閥的行動，誰也可以知道他們是要奪取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使我們永久做他們的奴隸，近衛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sup>(註)</sup>，就是日本要獨霸東亞，不僅要消滅中國，而且是要消滅各國在太平洋一切勢力的毒計。日本的侵略慾，與時俱進，而中國對於日本野心的進展，亦認識得愈加清楚，所以我們抗戰的意志，也愈加堅強。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無和平的餘地，絕對不是什麼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所能動搖我們全國的決心於萬一。對於這種無恥之極的主張者，我以爲照我們中國的道理、道德和良心制裁的效力，要大過法紀制裁的效力，這種人在精神上已經自己宣告了死刑，實在值不得一提，至於國家的處分，要看他以後的行動如何再定。

(問) 請問中日戰爭究竟怎麼樣纔可以解決呢？

(答) 這個問題，要看以後事實的演進怎麼樣，現在我們抗戰只有二十二個月，還不滿兩年，而日本第一等國的國際地位，已經被我們抗戰壓低到第二等國的地位上去了，如果我們再加緊的抗戰下去，就照過去的事實來說，我相信不久的時期內，必會使他現在二等國的地位，亦站不住了。這樣一方面他的國力更竭蹶，地位更低落，一方面也要由我們充實自身

的力量，達到有利的時期，有利的地形，給他一個制命的打擊，使他真正認識中國抗戰的力量，纔有產生和平的希望。我相信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我們努力，這個時期的到來，一定是很快的。除此以外，如果要想中日間恢復和平，那就除非日本軍閥有澈底的覺悟，自動的放棄侵略，將他們傳統政策根本改變不可。若是他們根本不放棄侵略政策，不能根絕他們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夢想，那麼不特中日戰爭絕對沒有結束的可能，而且東亞也永久沒有和平的時候。今天凡是中華民族稍有心肝的黃帝子孫，無論他的知識程度如何低下，也決不肯說近衛的「東亞新秩序」不是吞併中國的亡國條件。敵人的野心和中國人民的認識，已經明白到這樣地步，如果還有人辯解近衛聲明不是滅亡中國的條件，而以爲還是可和，這不是求降賣國是什麼？乾脆說：這種人不但不惜以漢奸自居，簡直是甘心作日本的奴隸了。

（問）今後戰局將如何演變，中國是否仍照原定的長期抗戰的戰略貫徹到底？

（答）我在五年前曾有一篇「抵禦外侮和復興民族」的演講，討論到中日發生戰爭時我們抗戰的策略，諸位祇要看我那一篇演講，就可以知道我 今天所用戰略。是五年以前，早已決定了的，我們決不改變「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爲大勝」的整個戰略與一貫的政策。我

們當時就決定不戰則已，既戰則必須貫徹到底，即使全與各地完全失陷，我們也有把他恢復轉來的把握和自信。那時我們從最不利的情況着想，曾經下定最後的決心，當時的預計，以爲敵人要費十八個月的時間，纔能進犯到我們十八個省分，現在我們抗戰已經二十二個月，我們依然能保持着許多完整的省分，即使已經被佔的省分，亦不過淪陷了幾個省城據點，在那些省分內，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仍舊在我們軍隊勢力範圍掌握之下，敵軍不僅毫無所得，而且他正在照着我們預定的計劃陷入泥淖，踏入崩潰的道路，以後就要隨時隨地，受我們最後致命傷的打擊。所以我們今天在抗戰整個的局勢來說，決不能以幾個省城據點的得失，來觀測抗戰最後的成敗，大家明白了我們一貫的政策及整個的戰略以後，就不再會被那些爲女張目的無恥漢奸理論所欺騙了。（中央社）

## 蔣委員長抗戰二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稿

汪逆

全國的將士和同胞們：

今天是我們抗戰第二週年紀念日，比之去年今日，戰區更擴大，戰鬥更劇烈；我們全國軍民犧牲衛國的意志更堅強更勇銳；敵國的弱點，一天天的更顯露，因之，他窮兇極惡的掙扎更橫肆更狂暴；他的詭謀毒計，也更層出而不窮了，我們這一戰，本是捍衛獨立生存維護公理正義的一戰。革命戰爭無時限，我們一定要貫徹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我們一定要排除千艱百險，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而前進；我們想到殉國先烈的悲壯犧牲，前方將士的英勇勞苦，無數民衆的流離顛沛，受難同胞的悲憤痛切；我們對死者哀悼，就要不忘後死者的責

任；我們認識整個民族的痛苦艱危，就要我們每一個人立志奮發，來雪此奇恥大辱，完成神聖的使命，臨到這一個悲壯偉大的紀念日，中正要向全國的將士和海內外同胞簡單致詞。

去年七月七日，我曾經對我全國軍民解釋抗戰的形勢和前途，指出我們應有的任務，凡我已說的話，今天不再重說；但是依然足以供我將士同胞反省的資料。我要求我全國軍民，再把這一篇書告，重新閱讀一遍，拿當時所說的話，和一年後今日的實況，對比一下，更可證明我之所言，歷歷不爽，先就我們自身來說，我們這一年，經過了好幾次磨難和試驗，但我們的意志，確是愈戰愈堅強，愈久愈堅定；我們全國人民的精神意志和行動，都在三民主義之下，更澈底統一起來了，整個民族都甘心為抗戰而效死，為完成國民革命建立三民主義的國家而努力；對國家有中心的認識，對前途懷着無限的樂觀，舉國一心，向前奮鬥，雖肝腦塗地而不辭，我們戰場上的戰果，較之前期抗戰，是更增加了；敵後的活動，較之前一年，更勇銳靈敏了，一切抗戰建國工作的效率，是增進了，尤其一般同胞對抗戰意識，更提高，更堅毅了。最近敵人勢窮力竭，到處濫炸我們的都市，焚燒屠殺我們的人民，結果祇是加強了我們的敵愾心和抗戰到底的決心，總括一句話，我們多少的缺點，已有相當的補正，

我們軍民一致的努力，實在是比之上年有進步，這是中正以統帥的地位，所應當爲國家民族感奮而欣慰的。

再就國際方面來說：一年前，各國所顧慮避忌的盟約十六條的適用，是在這一年中通過了；國際聯合會確定敵國爲「侵略者」了；全世界各友邦政府和人民公私團體，或是反對侵略，或是實行援華，或是捐贈物品，接濟醫藥，或是拒運日貨，或是拒絕購買敵人的物品，都在這一年中表現的更踴躍了；理解我們，同情我們的人數，十倍百倍的增加了；若干友邦和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了；物質交通和技術上的援助，更積極公開，而再不有所瞻顧了；不但對我們的同情一天天的濃厚，而且對敵國的厭惡和反對，也一天天的顯著了；我們固然感奮於全世界友邦政府和民間，對我們的嘉惠，但是我們尤其欣慰的，是公理正義力量的日見抬頭。

再來看看敵人的情形怎麼樣；首先要提出來告訴我們同胞的，就是敵人自從蘆溝橋事變起，到去年七月七日侵入我們國土，牠總共進展了一千八百公里，但從去年七月七日到今天，這一年之中，祇是進展了三百一十公里，在一樣的時間之內，牠還加上了幾倍的兵員，

所得的戰果，反要比前一年減低了幾倍，那麼他兵力的疲態，衰退到如何程度，就不待我多所引證，而可明白了。這亦就可以證明我們的勝利到來，是更接近了，據敵人自己在本年三月以前所公布的各種報告他這兩年中侵華戰役的傷亡總數在一百萬人以上，而這傷亡人數到現在，是累比的增加；雖然他們在這三個月之中，死亡了這許多人，但依然是毫無進展，各地的所謂「掃蕩」遭遇到我們更強烈的「反掃蕩」，他們所自誇的「四月攻勢，五月攻勢」的成績，是大家所瞭然的；這是單就前方軍事來說，若在軍事以外舉其犖犖大者，在今年春初他們所自誇為唯一戰時內閣的近衛是站不住而倒台了；經濟方面，羅掘俱窮，失業更增加，農村更疲敝，物價逐步飛漲，存金已告罄絕了；在精神方面，反戰思想日益普遍，國內大學教授知識分子，成千成百的被檢舉被囚殺，不但國內如此，連在中國的部隊，也時時由反戰的醞釀而到處有反戰的行動了；在外交方面，他更是一天天的陷於孤立危險的境地，他想攀附德義，增加聲勢，但因實力日弱，受到對方的鄙棄；却又想用不加入德義同盟的空話，來欺詐民主諸國，欺詐不遂，於是又想在天津滋事，對英國無理取鬧，我們可以預想得到他末路窮途必然還有繼續不斷挑惹恫嚇的行動，要施展出來；我們可以斷言，他過



去對國際上威脅利誘的政策，顯然都是失敗，今後還要趨於最大最後的失敗；敵人今天的瘋狂狀態，日益加緊，這就是他苦悶無路冒險僥倖心理的反映，亦就是他自知末路已到無可救藥，因而飲鴆止渴，苟圖一快，自速其亡罷了；敵人到了今日，不單是受到全世界的鄙棄，而且他遭遇到全世界膺懲的日子也不遠了。

在過去抗戰兩年中，軍事外交等等一切的經過，都是我們處於主動，敵人幾乎是步步都隨着我們所預記的而自陷於羅網和失敗之中。敵人愈掙扎愈錯誤，我們愈持久，愈堅定，其中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敵相近衛的聲明，自從我國抗戰進入第二年之後，敵人沒有一天不求速了戰事，但他所用的方法，並不從澈底覺悟前非，根本放棄侵略入手，乃是因不能速戰速決，而希冀速和速結，並且要想用最陰險最卑劣的手段，用比較過去對朝鮮還要狠毒還要兇惡的辦法，根本上想來澈底吞滅我們中國，他這個狡計毒謀，我在當時已經有詳細的駁斥，我們軍民必定已透澈明瞭；他這一個嘗試的失敗，和他的陰謀被我揭破，是敵國一個最大的打擊，也是他最近徬徨無計，日趨窮途末路的一個大關鍵；但是這一個妄念，他到如今是依然沒有打銷的，他已經揭布出來了的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是不能

收回的；所謂東亞協同體和興亞院等等的一套，是明知失敗，而不肯放棄的；敵人此心未死，餘波未息，這一個運動，必然還要繼續的演下去；我們一意抗戰，本來不值再提，所最堪痛心的，乃居然有無恥之徒，響應這個亡華滅華的聲明，公然做背叛黨國出賣民族的行爲；雖然已經受到了舉國民意的痛斥和國法的制裁，終不能不說是我們抗戰期間一個最大的污點，更是多少先烈在地下不能瞑目的一個最大的遺恨。老實說，這些漢奸的所謂和平運動，實在是亡國運動，如果敵人和漢奸得遂其毒謀，那麼「東亞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中華民國滅亡，奴隸地位確立之時，東亞協同體成功之日，就是中國實行歸併於日本之時。在敵國已經宣佈「東亞新秩序」狂論以後，很顯明的他對我們中國除了要整個滅亡成爲牠的奴隸以外，再沒有和平的餘地了；我們對敵人今天只有勝利，只有完全達成我們抗戰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絕沒有其他第二條可走的道路，否則，中途投降，就是「漢奸的和平」，換句話說，便是奴隸的和平，滅亡的和平，除非存心出賣整個中國的漢奸，決沒有人再來否認這一個事實。本來在去年年底，我們抗戰二期開始，內外形勢，顯然好轉，勝利目標，即在眼前，這些漢奸們，却要在此緊要關頭，破壞抗戰，想以無恥謔言，欺騙民衆，動搖我們

同胞對於抗戰的信念，陷害我們浴血苦鬥的將士，抹煞我們全國軍民殉國殉難無量數犧牲所造成的功績，陷了本國，去解救敵國，我們翻遍歷史，實在找不出這種喪心病狂寡廉鮮恥忍心害理的先例；實在說起來，敵人宣布一套「東亞新秩序」實在不僅是對中國下毒手，也無異於向世界來宣戰，無異宣布與全世界為敵；敵人的心中意中何嘗有想到絲毫的和平，這些漢奸們却不想敵人是已經自掘墳墓，葬了自己，却要背叛國家甘心為敵人殉葬；這還不够，更要拖着我們五千年光榮的民族跟着他來做殉葬品，這不是喪心病狂，到了極點麼。我們全國軍民經過這樣一個磨練，却能够堅定一致認清利害，明別是非，一點也沒有搖惑，這實在是我們中國在這一年中最大的成功，從此以後，前途再沒有甚麼危險，我們只要立定決心，向着已經建立定勝利的目標奮鬥邁進，可以說百里之途，已經走了九十里以上，最後勝利已經接近，我們要以前線後方猛厲無前的搏鬥，粉碎敵人和漢奸的魂魄；我們要用血肉的代價，貫徹抗戰目的，來洗雪漢奸們替我們民族所加添的恥上加恥的恥辱；不知道「漢賊不兩立」之大義的不能算是中國人，不立志雪恥，爭得國家獨立生存的，不能算是黃帝的子孫。

全體的將士和同胞們，必須知道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一件事，是立定百折不撓的決心和堅

持抗戰勝利的信心，世上任何戰爭，都是隨着時日的延長而加深其艱難程度的，所以愈到最後，愈需要發揮更強更大的毅力和勇氣。我並不否認我們全體軍民的痛苦和努力；但是我們忍痛犧牲的決心，要隨着時日而加強我們奮鬥的程度，要隨着戰事的延續，進行而加緊我們的痛苦和犧牲，有至高尚的價值，有極神聖的意義，我們就是要上為祖宗保持光榮，下為後代創造幸福，現在我們這一代同胞，如果能不惜犧牲，不畏困苦，始終不屈堅持到底，那麼今天忍痛一時，必能換取子孫百世的福利；不然，如畏難苟安，妄想僥倖求免，那麼我們偷安一日，就會招致民族萬年的羞辱，陷我們世代子孫於奴隸牛馬無窮盡的痛苦；敵人的千方百計，現在統統使用出來了。然而我們決不怕艱難，也不怕寇患，大家要知道艱難和危險，不是避免可了的，而只有努力去衝破的寇仇與外患，更不是投降可以止息的，而只有奮鬥去克服的，這是我們中華民族不畏強禦的固有精神，亦是我們革命軍人克敵致果應有的氣節；我們抗戰前途，是一天天的接近光明，同時我們的責任，亦格外加重，我們更要堅忍，更要戒懼，更要努力，更要切實反省，看我們每一個人在抗戰上所盡的努力，是不是合要求，是不是達到進度；在今天抗戰第三年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立定決心，各就本位而作最緊張確實的

努力，具體事項，我們不必一一列舉，最重要的，有如下列二點：

第一，在精神方面，要貫徹精神總動員的目標，將精神總動員的原則，在工作上，充分表現出來，我們更要鞏固統一，加強團結，發揚敵愾心，提高自信心；我們要有「我不怕敵，敵必怕我」的認識；我們要有「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決心；我們要勤勞刻苦，掃蕩因循敷衍的惡習，無論前方後方，都要迅速確實，加緊工作，完成任務，更須知現代國民的基本資格，就是擁護國家權力法令的絕對性，尤其在戰爭時期，一切國法，是和軍令一樣的森嚴，法律的軌範，任何人不能例外的，全國軍民，應該共懷國策神聖，國法神聖的大義，一致遵行，貫徹始終，不愧為我遠祖炎黃的胄裔，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國民。

第二，在軍事方面，最主要的，是努力政訓，充實組織，加強戰鬥力量，提高戰鬥精神，前方的將士，要更加忠勇奮發殺敵致果利用血的經驗教訓，盡心策畫，盡力奮鬥，粉碎敵人前進的企圖，促成敵人整個的崩潰；在戰地游擊隊相互間，要密切合作，並且要和就地同胞親密合作，拖住敵人襲擊敵人後方；國民要踴躍應徵受訓入伍；有志青年，應該接受軍事訓練，投身軍旅實際報國；各軍政機關要切實完成其所負任務，增強戰鬥力的質量；全體

將士，要保持中國軍人的榮譽人格；全體國民要一致發揮成仁取義忠勇尚武的精神。

全國將士和同胞們，今天以前，我全國軍民，前仆後繼的犧牲堅忍持久的奮鬥，已經打破了敵人的各種毒計，已經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在今天局勢好轉的時候，也正是抗戰最緊急關頭，正要發揮最大的努力，加速前進的步調，渡到勝利的彼岸；敵人已經掘好自己的墳墓，我們要用力量將敵人推進墳墓；敵人正在作最後的掙扎，我們要對他作最猛烈最後的打擊；人人要患難相扶，死生相共，各盡所能，各竭其責，拚民族的生命，爭民族的生存；須知苟且偷生，雖生猶死；敵人的勝利，就是國家永久的滅亡；奴隸的和平，就是民族萬世的沉淪。殺敵而死，雖死猶生；抗戰的勝利，就是子子孫孫萬世的福利；主奴榮辱，勝敗興亡，就在我們今後這一年的努力，希望我全體的將士和同胞，以銘心刻骨的哀憤，咬牙切齒的堅忍，如火如荼的朝氣，排山倒海的力量，淬厲奮發作殊死戰，完成捍衛國家，驅逐暴敵復興民族之大業，洗雪與日俱深的仇恥，迎接最後勝利的光明！

##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吳敬恆

久不聞汪精衛之蹤跡。自從駭聞報載會仲鳴先生被愛國僑民所慘殺，接連香港友人又寄來一詞一文，詞則汪氏之消極過乎其情，已步其韻而解譬之矣。文則爲會先生死後所發，大旨乃恐一朝淹霜露，懼終蒙漢奸之名，不諒其主和之苦心，爲自己表白，並爲會先生鳴冤。嗚呼，汪氏之處境，狼狽亦甚矣。但願而今而後，汪氏始終祇有豔電鹵莽失檢之大謬，決不終演賣國求榮的一幕，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汪氏華貴之歷史，卽不至終投圖溷，並亦可以大慰友人曾先生於地下。但汪氏之文，一張於南華日報，中外之消息，卽紛紛而出，高宗武等之如何如何，東京歡迎，河內密商，又如何如何，我今不得不讓一步論，此或皆爲新聞家頭腦之過敏，然要人之輕發言論，幾亦如豔電之徒惹是非矣。

回溯汪氏去冬猝然南行，當豔電之未發，我個人卽墜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汪精衛

者，總理原始之信徒，黨內之副總裁，應與黨部同其存亡，不應暴敵方施狂炸重慶，氏乃臨陣脫逃，自避於安全之地，若欲令我當時料其或有異圖，我何敢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但簡單以爲辛苦太甚，欲求小休，似猶不類，故念其夫人陳璧君爲女中之豪傑，頭腦更似高朗，因發一快函，寄於河內，其文如左：

「璧君先生賜鑒：精衛先生近頃同在重慶，見其每週主會者以十數，訓話者又十數，此外焦勞電讀，欸應僚客，幾日夜無休，吾料其將病，今果病矣。病而小休，俟短時康復，再應艱大，乃衆所望也。惟要人舉動，易爲敵奸興譎誑，此時僅達抗戰之初期，以弱敵強，集中主力，待其消耗深入以滅之，此舉國共同之信念，即彼利「速戰速決」，我利「長期抵抗」，已合四百五十兆人而定國策，故前年離京之夜，預定引之山鄉，先生與精衛先生，合全體出席最高會議者所主張，我受距大之損失，方使彼成泥腳，渴欲誘和，整旗再來，此如大相撲之力竭聲嘶時，太極拳方欲加以煞手，乃反縱其休息，豈非有岳忠武十二金牌之痛，將令全球騰笑，萬世吐罵？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爲被誘而死，國爲被誘而亡，均爲民族之恥。先生佐精衛先生要繫載灃於北平，三十年來，先生梁孟，



如斗星之朗曜，爲通國所仰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皆信元老之顏面，更華貴於少年之頭也。精衛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速爲清此污障，使天際永現真人，知先生必早爲之知。竊附知末，敢贅一言，並望精衛先生早日康復。弟吳敬恆頓首，十二月廿五日。」

不知此信到河內，汪氏早寄艷電於香港。而尤可異者，二十六日紀念週，蔣委員長已在此間將近衛二十二日所發之謬論，詳細痛駁，中外登載，汪氏豈有不知？何以於二十九日，又公布其豔電，除却欲投機暴敵，搖動人心，復有何種解說？宜乎舉國忿怒，全黨痛恨，我爲之着急曰：汪氏自討苦吃矣。即以小問題而論，溫生才烈士，恐今日國門之外，更多其人，果也。林柏生遭擊於前，曾仲鳴先生被戕於後，無謂之犧牲，皆一言一行之不慎召禍也。事後竭力補救，又來「舉一個例」，然而愈說愈糊塗，古人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不然乎。汪氏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始終不做漢奸，卽人皆仰之，留待孝子慈孫，必爲之解曰，一言以爲不智而已，其心證明無他也，氏舉一個例，我當爲進一解。

(一)汪氏斷斷於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只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洩漏秘密，處刑

更嚴。汪氏此番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祕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祕密，到如今敵人尙不敢借此宣傳，卽陶大使亦未在外宣露一些，汪氏乃將個人主張之豔電，自認在重慶不能自由，然既離重慶而處自由之地，何以不密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却先在香港公布。故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來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存亡呼吸之際，前方的官兵，全國的同胞，正在拚命抗敵，博得最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不向政府獻議，而卽公開宣傳，這是國法與人情，皆所不容的。何況你是當時的主席呢？故汪氏於主斷斷和不主和，是一味歪纏，忘了他公開反宣傳的罪惡。我敢說，你除了投降敵，想做傀儡，及搖亂人心，想達亡國目的，復有何種解說呢？

(二)就對和不和而論，汪氏是始終觀察謬誤，不是他披露的祕密外交談話上，又有蔣先生洞若觀火的一段話麼？就是「蔣委員長對德大使所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更可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當時日本之條件，便已明明早有「若將來華

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等之伸後腳話，悍然夾入。如果前年不是 蔣委員長反提了兩個要求的條件，用嚴正的態度，來應付這個提議，就是德大使的好意，縱無實現，也不過如張伯倫首相上人家的當，勸割蘇台區，不到半年，便束手就縛，把全國奉獻罷了。汪氏不知飲了什麼麻醉藥酒，此番「舉一個例」上，會說出「德大使所述日本條件，不如此明割，且較此為苛」，難道即指不要賠款，不要割地，取消租界等等，近衛欺騙鄉愚白癡的許多爛言麼？就是不讀蔣先生的詳細關謬，而小學生亦個個懂得，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的款了。所謂「內地雜居」，全國成了租界，中國的地，也是他的地了。何必再要你賠款？何必再要你割地？何必再要你租界？爲什麼這樣「亡國條件」，就是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偏偏裝做不懂，捻着紅狗矢，當他火煤吹，只要叫我替汪氏辯護，說這個作用，不是利令智昏，有誰相信？所以香港朋友來信，又告訴我，你所崇拜的女中豪傑汪夫人，我僥倖雜在她「同志」裏面，聽她秘密訓話，她分晰「我們不惜起個內亂，推倒他，和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國就不亡」。恐怕這種喪心病狂，夫唱婦隨，簡直是立直了做夢，汪氏又歷數「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

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則尙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當時我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若喪考妣，頓足號洵，我以為汪氏對敵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慨，那裏知他却是悔恨屈膝太遲。大人物之變化，真非我等下愚所能測。或彼深信蘇台區割後之捷克，必能長治久安，所以把彼亦與知之國策，我們中國不得已為要得到最後勝利，使南京至武漢許多要點，忍痛換得敵人之罷疲，弄得他急於誘和，而想我們與他停戰休息。我們前方官兵，全國同胞，正在死裏求生，實現長期抗戰一貫的政策，剛纔達到轉機的時候，不料汪氏健忘了，他反以為敵人佔領我們城市愈多，殘殺我們同胞愈力，而我們就要投降敵人愈快。接受條件亦應該更苛。你作此狂語，是不是為敵人張目，還是代敵人向本國討價呢？你這樣的怕鬼怕敵的心理，難怪你怕敵人來重慶轟炸，就要飛到國外河內安全地帶，急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首相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亡國條件」了。你竟將我們拚了全民族生命的重價，買得敵人罷疲的時機，乃他反要送上去與敵人求和，讓他休息透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半年，使得我們人心渙散，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掃蕩我們西南，豈不十倍容易於今日？如此半年之後，豈不是整個中國變成了捷克？你就是組織了「中

央」，豈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總統哈柴嗎？此亦小學生都懂得的。

汪氏夫婦又裝做不懂，若要叫人解說其理由，無非是羨慕溥儀殷汝耕哈柴等等。雖是掛名傀儡，却是三等奴隸，東三省之有志氣人民，甯可至今流離南北，知保護國之順民，較亡國奴還難做。是則汪氏夫婦，欲勸香港工商各界以及青年學生諸同胞投降，我相信我們香港同胞們甯在香港賣火柴，決不願跟了汪氏去南京做順民。因為他祇要一遇到東三省及淪陷區域逃出之同胞，略講「鞠躬」「耳光」之小小風味，即不能不盼望乘敵人罷疲，打倒最後來求死裏之逃生了。

(三)汪氏「一例」中有三問。其前兩問，用以上的解說作答，也已經够了。其第三問是這樣問的：「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不料汪氏這種絕等聰明之人，會發此種癡愚的疑問。我未正答你之先，先來問你，何以一樣的吳稚暉，始終想尊敬你，重視你的，當十六年四月初一二三，與李石曾先生等日夜懇求你慎重，你四號忽與陳獨秀先生共發宣言。我就不客氣的狂罵你，後來你畢竟自覺錯誤，至今你且以為大誤。大誤不大誤，或者還是你的神

經過敏，至於當時的錯誤，你的自覺，實是不錯的。所以我又敬你如初。到那年十二月，你又忽發奇想，我又與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勸你慎重，張先生且向你跪求，你又不聽，等到十二日廣州事件，我就不得不又罵你，你是聲淚俱下的出國去了。後來你又覺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幡然又以黨國爲重來歸了。我就敬你以至於今。不料你真是共產黨所批評的「妓女政客」和「搖動分子」，又來個豔電。自然我們那裏能够贊同你這乞降的主張呢？張先生甚至追悔，不應在南京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住刺客，救一無聊之人。把以上的歷史答覆你，從前人家與你相同，及現在人家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然的。你若真去做了傀儡，恐怕你的有出息的兒女，也要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作父母了罷？所以你的機要祕書，最相信的心腹同志，因爲他的良心主張，竟要把你的祕密洩漏了。我們真爲曾仲鳴同志可惜，因爲我們缺少了一個真正的爲公而不爲私的忠實同志了。我再來回答你：你用無賴口吻，摧眠法術，誣人說過「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誰說主戰不應再主和？誰說和戰非國家大計？但是汪精衛，要知道你之所謂和者，是你承認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條件之下來求和的，你豈不知道這「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滿」「支協同體」嗎？

豈不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還不是「亡國條件」嗎？你這樣主和，豈不是投降嗎？還能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還能說得上是國家大計嗎？這樣的講和，豈不是賣國嗎？你這樣投降，這樣賣國的主張，還能怪人家與你主張不同嗎？這種是非利害，和戰存亡的道理，就是小學生，亦能明辨，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真不知道，還在那裏辨別和不知，嘵嘵癡人之夢，不是另有作用而何？說到正文，你要懂得，你若是書意謀國，用正當手續，如國防最高會議之類，祕密貢獻和戰問題，人家自然陪着你討論，發覺不當，亦可否決，如南京議和之不再提及是也。倘使你的黠電，你親在黨部交各人討論，各人亦至多勸你勿作癡夢，否決而罷。你却公然出行，公然公佈，爲惡意的宣傳，你已經犯了死刑，且希圖進入漢奸，人家青白人，忠愛已國，誰肯贊同你的逆謀呢？你疑問何以「又會主張不同」，不是癡絕麼？以上我的進一解，也算要言不煩了，但我望汪氏臨崖勒馬，還有幾個小問題，也要忠告：

（甲）有人說汪氏此次發表的「舉一個例」，有兩個企圖：（一）是我的朋友那天聽汪夫人對「同志」訓詞，她說：「我們要達到目的，先要造成能把和戰問題，公開討論，至少

要使和的問題，與戰的問題能同樣讓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時候已經到了。」因此，汪氏便放第一聲大砲，想引起贊同呀，駁辯呀，鬧得一塌糊塗，企圖搖動人心，破壞抗戰，可使敵人哈哈稱快。但汪氏夫婦，竟敢犯這種賣國大罪，不但人格完全喪盡，且必惹起無邊衆憤。我以為你如此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梁之類以外，那裏還有中國人來相信你這些賣國降敵的宣傳，被你搖動呢，不過你宣告你自己人格破產而已。至於對牛彈琴的駁辯，我知道都不願意瘟臭的來淘毛廁；我是叨在知末，應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精衛我以為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你以為敵國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手是真的，你所以相信敵人只要你汪某來作他們講和的對手，更真了；所以你到如今表面上還說是只勸日本與國民政府講和，你可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這些客氣話，試問你如不通敵，你有什麼資格，能說你可以勸敵國與本國政府講和呢？我相信你到如今還是做這個夢，沒有醒轉來，還是以為敵人只認你為對手的話是真的，而不是騙你的，所以你還是從容大方，很客氣，很謙讓的要勸敵國與國民政府作對手；但是你自己一問你的內容，你胡蘆裏面所賣的究竟是什麼藥哩？老實勿客氣，我來拆穿你的西洋鏡說罷，你這個內容，就是到了相當時候，你就不客氣的出來說，現在國家已經被



你們這班不負責任沒有誠意毫無見識的奴才弄糟了，你們應該趕緊滾開，讓我來幹罷，一方面你又來裝作悲天憫人的話出來說：「日本既不要國民政府出來作對手，而國民政府也不好意思來求日本講和，那最後只有我汪精衛萬不得已而出來救國，來做日本的對手。」在近衛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之下，「二衛」先生共同的來完成日「滿」支的「協同體」的大業，你們夫妻的計劃，豈不是這樣嗎？這我的朋友不是瞎說的，更不是我來開玩笑，你九日聲明對大公報五日所載稱你通敵賣國爲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消息，還要自辯，不肯承認，但我所得到的證據，比大公報所載還要詳確，如果打起官司來，我還要到堂上拿真憑實據來證明的，到那時你總沒有話可說了罷。（二）是宣露國防會議的記錄，要使香港等處汪派遣一種謠言，說是汪家艷電，與政府是唱雙簧」。有着證據，但現在記錄披露，剛使人知道南京會議，與汪家艷電，並無絲毫因果，但見汪氏自己是一個和戰不定，背寒追燬的人物罷了。且以雙簧論，汪氏歪戴了小帽，而心裏塗着白粉，在台前演手舞腳，近衛在他屁股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脚手，應絃合節，不啻若自其口出；突然換了蔣先生在他背後，痛駁「新秩序」，汪氏就在台前呆若木鷄，手足都僵着不動。這可以叫看雙簧的小弟弟判斷，汪

氏與誰演的雙簧，小弟必大譁曰，我在告白看見的，叫做「二衛雙簧」，中日合演，只是小問題，我勸汪氏大人物，不必注意，若犯了洩露秘密文件的大罪，來牽扯成一句趣談，更不值得。

(乙)洩露自身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經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適於己意，尤不是要想領袖羣衆者所應做。例如汪氏文上所引，德大使又見王部長，「據稱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這是記錄所無，而你代爲敵人來掩飾敵人要德國政府來講和的地步，免惹敵國的怨恨。又對於排日問題，「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記錄亦無。又唐孟瀟白健生徐次辰顧墨三等談話，記錄亦無之。又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謀和，但終自信自己的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約簽訂時候，任人提出條件，不能不接受，……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記錄又一字沒有，這是更應該爲德國陶大使聲明的，免得陶大使在德國受他政府的譴責，喪失我們中國外交信用。諸如此類

之小竄改尙多，雖皆無關宏要，祇是適於和議之足可歎動，然以中樞要人，而能如此自由僞造，即使真是一不小心，利令智昏，去充傀儡，你這樣不能忠於職務，豈不是小鬼見了你都會怕，所以不敢要你命嗎？你要小心，我想到相當時間，一定會給你一個殷汝耕式的下場。況且現在你夫婦想糾合「同志」，釀成小亂，亦何以管束其部下，無非以偽相市而已，蘇錫文卽爲其衛兵所圖，伏望汪氏保重。

（丙）汪氏自吹「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又云「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休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汪氏居然像煞有介事，革命青年、黨魁、雄辯家、詩人、漢奸、搖身一變，又變爲老教士。又你的女中豪傑陳夫人，她近來也常常嗟嘆，戰爭中人民如何痛苦，忘了幫助你在漢口北平鏖戰，儼然一位積世老婆婆，可惜你們夫婦，暗中又在那裏慫恿「同志」，不恤小亂，準備組織「中央」，希圖竊取政權，作爲你向敵人進身之墊；只人家就不能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貓兒哭老鼠，其實可笑，還是勸你們善保引刀成快的少年頭，始終老實爲好。

(丁)但汪氏最不相信的，就是老實，他是志氣要想達到無上的高昂，差不多宇宙如有上帝，他還想駕上帝而上，其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祇是一位畜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慘綠少年，（不老的）是不懂邏輯爲何物的雄辯家，是尋章摘句的書生，也是愛幾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偽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魁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腳踢開，提了尾巴再變，從極左變到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他自己以爲「看透了」，馬上變，他看透了革命的向左邊來，便覺至少要與列甯一體，史太林決不是他的相手，他又看透了東亞百年大計，至少希特勒墨索里尼少壯軍人，都要受他的支配。大家說汪精衛早已加入某某集團，他做硬牌漢奸，決不像秦檜李完用那末簡單；所以西湖上秦檜王氏的夫婦，用白鐵鑄成，對於他們夫婦，至少要準備鎚錘，才稱他們的分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他變成了再說。我今感慨的，他既然知道「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難道別人也就見不到，人家答復你，也不過說主戰也不會分裂罷了。誰在那裏借抗戰統一呢？你反對什麼呢？你提出那個反對字樣，不過存心要煽動你的「同志」，替敵人起一個小亂罷了。此

時你要在國內煽起小亂，這個搖身的變化，你還吃得了麼？不用鑄鋼，候着孝敬你們的百年後，還用什麼呢？「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乃是一句共同說順口的新名詞，沒有那個造了這個名詞而抗戰，問起這個名詞的內容，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畜類的漢奸，中國全體人民，都是愛國分子。我也舉一個例，你所主持過的參政會，就是各黨各派的代表，因抗戰而統一集合，大家想到從前分裂的削弱國力，所以一合就不會再分，所以你也能相信「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統一裏面又來了共產黨的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也共同抗戰，你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你又說共產黨能「表面化」，但直到如今，却止見你公開乞降，你就是要宣傳你個人和議，煽動內亂，設計賣國，供給敵人的利益，滿足個人的私慾，古人說：「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與其退也。」我們只曉得他們是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同來抗戰的中國人，如是而已。共產黨尙可因民主集團，而英蘇合作；中國把主張民治，服從了三民主義的國人，乃反歧視，如何面可。你既一生鼓吹民主，居然看透了反民主集團的行運，又想馬上跳槽，你到提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贊成共產，應為以防共做幌子的侵略國所「膺懲」罷了。你說「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

，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這話就是將你自己的計劃明白宣布了，先來做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勾當，就是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義來借日本兵平內亂了，你這種用心，不是明代的吳三桂朝鮮的李完用嗎？你倒行逆施，一至於此，你還有絲毫天良麼？你坐在中央黨部，不是一天，誰不跟了你，對共產朋友，苦口婆心，祝他們共同建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呢？你要公開了向敵人特別提到，是何居心！這好了，請你不以搗亂爲天性的揆着良心，少看透點，老實做你的頭能引刀成快的少年。我們得罪了你，將來願受你的處罰。末了，我也奉還你「舉一箇例」，就是你會記得你在民國廿三四年做行政院兼外交部長時代，不是日本軍閥要求撤換察哈爾宋主席哲元嗎？你接到日本軍閥的要求條件，就不問那一個，也不問怎麼樣，更不問宋哲元主席究竟有什麼過錯，應該不應該撤換，你就拿你誠意的外交負責的精神，用卓越超羣的見識，高明莫測的手段，趕快連夜的下令，即將宋主席撤換，你就對日本軍閥俯首貼耳，奉命惟謹的遵辦了，不到二十四小時，把我們察哈爾整個的主權，奉交日本軍閥了；而日本軍閥竟不費一彈，不流滴血，和平的取得了察哈爾。你看這與上月哈柴總統奉送捷克國的情形，有什麼兩樣？計算時間，你的高明迅速的外交手段，奉送察哈爾比捷克

的奉送，還要快得多。其他實例，也不知有幾多，我只舉這一個例，已足表示你高見卓識聰明智慧的外交天才，向敵人能負責任的喪權，很誠意的辱國了。汪先生！你對日本軍閥這樣的負責，這樣的誠意，日本軍閥那裏還肯舍得了你呢，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間，除了你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來了。所以他們找到了王克敏梁鴻志二位還不够，必要對你說是只有你可以做他們講和的對手，這是難怪他們的，因為他們並不是有意要來勾引你，或有意來害你，不過有利於他們自己，使他們容易滅亡中國罷了。而你實在也並不是有意要來害日本，但是他們看你奉送察哈爾這樣的辦法，而且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使他們日本軍閥滅華的野心格外發揚，侮華的精神也特別高漲，因此得寸進尺，使得他日本軍閥就莫名其妙，忘其所以，連得他們自己傳統政策與最高軍略都不管了。一直到了蘆溝橋七七開戰，他們猶以為是中國人只有吃硬不吃軟，所以增派大兵入關，無法無天的燒殺天津，佔領北平，還一意癡想我們國民政府像你在二十三四年做行政院長時代一樣，只要一用兵力威嚇利誘，就可以簽字屈服，垂手而得華北了；不止如此，還要費他們的心，派兵到上海，攻南京，直到佔領廣州武漢。汪先生！你知他們這是什麼？恐怕你還不明白罷？這就是要等到你出來，代國民政府同

他們做對手啊，但是他們到了武漢，你還不肯出來做他們對手，你豈真要他們打到西安南寧之後，你才肯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麼？如果他們到了西安南寧，傷亡了許多兵力，化費了好多軍費，弄到他們本年度六十萬萬作戰預算經費用得精光，這時竟攻不下西安南寧，或攻下了，而你如還不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來和他做對手，那你真是害了他們，真是對不起他們了。到這時，你的好友日本軍閥，一定要詰問你「在你「舉一個例」中的「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的話，不是騙人麼？」你到那時如不能答復，我替你想。祇要說，「我是中國人，我們打仗兵不厭詐，我現在如此，你們是失敗了，可是這才够得上是「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啊！』這樣復他，你不是成了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嗎？如果真是這樣的結果，那我們將來的中日戰史上，中華民國得到了獨立自由領土主權行政完整的那一天，豈不是要拿你的第一功記在第一頁上麼？你還怕什麼有冤洗不清呢？我想你如要報國揚名，留芳百世，只有如此，這是我老同志爲你代想的再好沒有的第一個方法，除此以外，就是條條是死路，請你珍重珍重，切不可走錯，如果弄到一朝失足千古恨的時候，那就追悔也莫及了。再會。



## 我也來「舉一個例」

胡愈之

汪精衛的「舉一個例」，用意在於誣蔑國民政府，誣蔑領袖，替他自己的行爲作辯護，後來吳稚暉先生寫了一篇長文，把汪精衛駁斥得體無完膚。

現在我也來「舉一個例」。我舉這一個例，並不像汪精衛那樣，洩漏或偽造國防外交的祕密；我所要揭發的，只是「汪精衛捏造事實含血噴人的祕密」而已。……

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地點：重慶。

主席汪精衛報告外交問題，中間有一段說：

「昨天我看見一本雜誌，登載胡愈之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結論說：『中國與其亡於日本

不如亡於蘇聯。」各位想一想，天下那有這樣喪心病狂的議論，居然主張中國亡於蘇聯……」

接着汪精衛就發揮了中國不能聯蘇的一大套理論，根據就是因爲有人主張「亡於蘇聯」。

這是參加那次總理紀念週的中央黨部工作同志在汪精衛電發表之後告訴我的事實。那位同志和我說：「汪先生誤會了你的意思了。」原來他相信汪精衛不會憑空說謊，以爲我的文章一定有「中國與其亡於日本不如亡於蘇聯」的話，不過不像汪所報告的嚴重罷了。可是我就回答那位同志說：「這那裏是誤會，簡直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啊！」

在這裏我用不到辯白我有沒有寫過這樣的話。因爲我的文字，也許汪精衛並沒有看過，但是一定有許多讀者看過的。我所要說明白的，就是汪精衛爲什麼要捏造出這一段話來，這動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這是很明白的，主和派無論怎樣愚蠢，不會愚蠢到公開主張中國投降日本，中國人都做亡國奴。因此他們的造謠欺騙，一定是用繞灣子的方式。列舉出來，就有以下的十種欺騙說法：

(一) 強調中國抗戰中所遭遇的物質困難，……換句話說，就是用唯武器論證明抗戰之必敗。

(二) 認為中國抗戰尚早，所以現在不妨投降，將來準備充足的時候，再發動抗戰。

(三) 誇大抗戰中人民生活的痛苦，以動搖人民對於抗戰的決心。

(四) 捏造國內黨派間衝突磨擦的事實，使大家忘却目前的處境，而移其目光於對內。

(五) 反對游擊戰，不承認民衆的抗戰力量，以使國軍孤立作戰，便於日軍的進攻。

(六) 不承認民主國家有結成反侵略陣線的前途，使人民誤信我國抗戰不能得到國際的同情援助，因以動搖人民對於抗戰的信心。

(七) 鼓吹認賊作父的多面外交，主張聯結德義藉此引到中國加入反共協定的自然結論。

(八) 用虛偽的「民主主義」掩飾違反政府國策的主張。

(九) 歪曲事實，認為中國替蘇聯打仗，但蘇聯不出兵，可見中國上了當。

(十) 認為主張抗戰到底，就是主張中國應亡於蘇聯。

假如把主和派的種種理論分析一下，不管它有多少花言巧語，却不外以上的十種方式。可是這十種欺騙，却有八九種，都早已拆穿了西洋鏡。……

汪精衛以及許多主和份子所最認爲得意的，就是最後的兩種方式。它們最近發表的文字中間，時常可以看到這一套論調。這種欺騙有兩個根據，第一個根據，是汪精衛這一輩子頭腦中無國家民族觀念，所以對於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的前途，毫無信心。因爲毫無信心，所以相信中國非投降日本，就其倚賴蘇聯。他們決不相信中國是能自力更生的，而且必須自力更生的。第二個根據，是他們謬蔑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和白色帝國主義的日本並無分別，因此他們認爲中國聯蘇抗日，就要赤化，就要亡國。所以他們的最後結論是：一、與其亡於蘇聯，不如亡於日本。L

主和派這一套理論，是會使有些頭腦簡單的人們，受了它的欺騙的。……可是對於明白一點事理的人，這種欺騙，依然不會發生一點作用。原因是：第一，中國抗戰，完全是自力更生，我們固然希望國際援助，但決不倚賴國際援助。我們的前途只有兩個，或者因投降日本而亡國，不然就是獨立與解放，這是大家都明白的。第二，蘇聯出兵與否，和我們抗戰沒

有多大關係。要是蘇聯出兵，我們還是要自己盡力才能得到勝利；要是蘇聯不出兵，並不就是說蘇聯沒有幫助我們。第三，我們和蘇聯攜手，共同反對侵略，完全是站在相互平等的立場，決沒有人會想到會因此亡國。因為蘇聯是反對侵略最澈底的國家，這也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四，凡是中國人，決不想做而且決不甘做亡國奴。……

够了，我無須再來辯駁，因為一切真理都是自明的。我們不怕真理不明，所怕的却是捏造事實，含血噴人。……比方最近時常有人散放謠言，說是領袖也主和的，只是不許汪主和；說是蘇聯當局也勸中國和日本講和；說是蘇聯要中國赤化之後才出兵援助中國；說政府本來想和，因怕共產黨反對，所以不能和。凡是這一類謠言，一大半是對方製造出來，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主和者所造作的。我奉勸大家要時時留意，處處當心，我「舉一瀾例」的用意不過如此而已。

## 別輕視汪逆賣國陰謀

錢俊瑞

郭沫若先生罵得好：「汪精衛是什麼精呢？實在是賣國精，賣國的妖精！」對於這樣的賣國精，我們是什麼話都不必講，什麼話都不值得講了。對於他，只有一件事還值得做和需要做的，——通緝，槍斃！

但唾棄汪逆是一件事，注意汪逆陰謀的發展又是一件事。我們決不會因為汪逆之不齒於人類而忘掉警戒敵人和汪逆花樣百出的陰謀詭計。報載汪逆和陳璧君等於五月五日乘意輪赴滬，並乘激機飛福岡轉往東京，晤見敵相平沼，還蒙「天皇召見」。同時敵政府已批准所謂「汪、平沼祕密協定」。他回到上海，又發動組織所謂世界和平息戰運動會，促成對敵投

降，從速結束戰爭。總會設上海，由汪逆爲主席，平津各處設立分會，北平分會內定江逆朝宗爲會長，天津分會內定靳逆雲鵬爲會長。此外，汪逆在滬受敵人津貼，大辦其「文化事業」，慫恿敵人對我國及友邦報紙雜誌，盡力摧殘。搜羅漢奸流氓組織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特工團等。

我們相信，報載消息遠不能盡汪逆陰謀於萬一。敵人對於汪精衛這樣一個善於耍把戲的猴子精，只與抓住牠的尾巴，「甜」住牠的嘴巴，那實在有一套把戲好耍：從極「美」到極醜，從極方到極圓，從極左到極右。無論王克敏、梁鴻志、繆斌，總之無論誰都要不過牠，除開土肥原和影佐！

誰都知道，敵人在最近特別使勁地利用汪精衛，決不是偶然的。目前國際的環境，敵國內的狀況以及中國的情形，都迫得敵人不能不對這個善變的工具加緊使用。

大家曉得世界大戰不僅在各國政論家的筆尖上，而且在各國參謀本部的佈置上，快要爆發了。這是目前世界局勢頂重要的特點。敵人要參加這個大戰？這主要不決定於牠的主觀，而是由整個世界情勢來決定。更具體地就是由德意日的密切聯系和英美法蘇共同的攻勢

防禦來決定。其次，敵人在主觀上也想用最便宜的方式，參加大戰，取得漁人之利。敵人在最近一天天陷於實際上的孤立是無疑的。英美對鼓浪嶼問題的相當強硬，特別是蘇聯在歐洲地位的日形穩固（因為英蘇開始談判），使牠感覺異常頭痛。本月廿六日華盛頓方面傳來消息，一部份熟悉遠東局勢的人都說目前日本最焦慮的問題，是如何在中國以外打開一條出路。這話真說透了敵人的心底。

在這種情勢之下，敵人的確想把中日戰爭快快結束。好讓它在亞洲大陸有中國這樣一個安全的後方，從容準備應付大戰。敵人要用戰爭來澈底征服中國的迷夢已經壓根兒破滅了，牠一相情願要勸誘中國妥協投降；至少也要弄成不和不戰的局面，這就用得到汪精衛這樣的賣國精，來做勸降工作。何況汪逆在外交上一向遵奉希特勒的聖旨，主張德意路線，主張加入反共協定。在全世界法西斯強盜快要掀起血腥的大戰的今天，如果中國真能做成第二個西班牙，加入日德意這一邊，那侵略強盜在未來大戰中當然會大佔便宜。

其次，我們爲什麼說敵人國內情形也使牠不得不加緊利用汪逆呢？敵人在軍事財政經濟上的困難，大家已經知道，用不到多說。牠在中國的消耗實在太大了，牠確乎要得到一個休



養生息的機會，好把已經吞下的東西好好消化一番，再來應付更大的局面。當然，敵方的少壯軍人法西強盜是要硬幹下去的，因為不硬幹下去就發不了財，升不了官。不硬幹下去，就維持不了在國內優越地位。可是一部份財閥却不這樣想，他們願意停止戰爭專心經營佔領的地帶。於是平沼，近衛甚至坂垣等等政府人物就綜合兩方面的意見，決定實行以經營佔領區為主，同時相機進攻的新政策。

敵人現在對於汪精衛表面上還在裝腔作勢，認為他對今後大局無能為力，表示並不特別器重他，也並不想特別利用他。不過事實上敵人對汪片刻沒有放鬆。因為汪逆對於敵人侵略中國的新政策畢竟大有用處。第一，在敵人眼光裏汪精衛比起梁鴻志王克敏來，究竟有「號召」力量。敵人經營佔領區，建立傀儡政權，如用汪逆來號召，或許更有效力。第二，汪逆其人善變，善耍，根本沒有骨頭，只要有錢，有權，有勢，無不欣然從之。敵人知道得很清楚，目前的中日鬥爭是政治重於軍事。配合着敵人的新政策，敵人要盡可能地利用汪逆上述的特點，來對我全國展開其政治的陰謀。第三，汪逆雖然不是軍事家，但對於敵人的相機進攻，汪逆確乎可盡「贊襄」之責，因為他以過去負責人的地位，對我國情知道得多，知道得

細。最近敵人轟炸我各地，轟炸重慶的熱鬧市區，主要地可以看做汪逆陰謀的具體表現。因為他明知道以他們少數人來勸降，已經黔驢技窮，所以要教敵人盡量殘殺我平民，造成國民對戰爭的恐怖心理，替他擺佈妥協投降的羣衆基礎。

末了，我們爲什麼說我中國的情形也迫着敵人不得不加緊利用汪逆呢？大家知道，眼前中國形勢的特點是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精誠團結，抗戰到底。而汪精衛這賣國精，却要反對 蔣委員長，反對精誠團結，反對抗戰到底。他牽迎着敵人的意旨，用他那套假的「民主」理論（實在要實行希特勒式的獨裁）來反對 蔣委員長；用結「派」營私和加緊反共來破壞精誠團結；用民族失敗主義來反對抗戰到底。而這一切到最後必然的會把這位妖精送到敵人的懷裏，在土肥原影佐的豢養之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最狠毒的鷹犬。

敵人在這裏的陰謀是這樣的：最初要教汪逆做卡薩陀，從我們抗戰陣營內部起分裂，把我們的政府變成米亞加的投降政府。可惜得很，敵人這一着是失敗了。於是敵人不得不走第二步。他要把汪精衛武裝起來，變成弗郎科第二。於是汪精衛就從抗戰的首都出走了。跑到河內，佈置了一番，最近，就到上海，到東京，締結汪平沼協定，儼然以東方弗郎科自任。

今後汪逆的任務是很顯然的。他要以表面上獨立的面貌（甚至比弗郎科更「獨立」些，這是汪逆較之梁鴻志王克敏等高明的地方），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如仍以民族的形式，仍以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為號召，仍然標榜救國等等）建立起統一的傀儡政權（甚至還用偽國民政府的名義），建立起一些武裝力量（如反共救國軍）建立起「反共」的「民衆」團體。今後汪逆等的活動一面將在淪陷區域裏與我爭民衆，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加緊分化工作，破壞全國的統一和團結，進一步爭取其主和投降的「羣衆基礎」，甚至要製造大大小小的卡薩陀。

這就是汪逆陰謀的背境和全部輪廓。這種無恥陰謀之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是沒有人懷疑的。但我們對他却不得不深深警戒，對汪精衛諸逆個人，我們當然不能再姑息了，對於他們的陰謀，也必需立即採取原則上斬釘截鐵的政策，動員各部門各方面的力量，來制裁和粉碎它。

（按本文發表時國民政府尙未下通緝汪逆令）（全民抗戰七十三號）

## 汪逆做得成弗朗科麼

錢俊瑞

汪精衛這個賣國賊要想做東方弗朗科嗎？要極，要極，一萬個要極！

那末這賣國精到底做得成弗朗科嗎？做不成，做不成，一萬個做不成！

這是在本刊「別輕視汪逆賣國陰謀」一文內的結論之一。兩星期來，事情已經有了大的開展。政府已經明令通緝汪逆了。於是對於汪逆個人，留下來值得我們做的事情只有這麼一點點了——通緝歸案，執行槍決！

於是問題就進了一步。有四個讀者寫信來問：汪精衛先前要做卡薩陀，不成；現在要做弗朗科，你說也「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究竟你何所據而云然？

答案在這裏：現有的條件使汪逆絕對難於做成弗朗科，而我們主觀的努力將使他絕對做不成弗朗科。

第一，從汪逆本人及其黨羽的力重看。他和弗朗科相比簡直差得太遠了。弗朗科從一九

三六年七月叛變開始時就有軍隊，共和政府的老軍官差不多掃數叛變附逆。佛朗科的叛軍在當時不僅數量絕對超過政府軍，在質量上更見得武器優良，訓練有素。從叛亂開始到「凱旋」瑪德里，一直受德意的接濟和補充。這樣佛朗科就能成其為佛朗科。再來看看我們高貴的汪精衛則何如？倫敦出版的每日工人報稱中國國民黨開除汪逆黨籍是「趕跑一隻破壞統一基礎的老鼠」。真的，汪精衛從出走到現在，依然是一隻可憐的老鼠，依然是光幹兒一個。他沒有佛朗科的那些蝦兵蟹將。有之，只有一個老婆，加上一些無恥之尤的奴才如周佛海陳公博陶希聖之類。他們啥亦沒有用，除了向敵人「吹」「拍」，受敵人鞭笞之外。

其次，敵人也很少力量使汪精衛真個成爲佛朗科。敵人要不要在中國造成一個佛朗科呢？當然要的。那末敵人是不是就想把汪精衛一個造成佛朗科呢？那可不一定。在敵人心目中可以候補做佛朗科的，至少在兩個以上。汪精衛只是其中一個而已。現在假定敵人能用全力把汪逆造成佛朗科第二罷。那末按敵人本身的力量來看，也還是不夠的。

誰都知道，佛朗科在西班牙的勝利就是德意的征服西班牙。我們同樣明白，汪精衛在中國做佛朗科，也就是日本征服整個中國。現在我們有充份的把握說，日本決沒有那樣的力

量，在軍事和政治上征服中國。西班牙共和軍之暫時的挫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他的軍事力量和敵人的軍事力量，太沒有固定的對比了。儘管共和軍的新生力量生長得很快，但因為他一手要敵三個——弗朗科和德意軍隊；德意兩強全國的軍力都是他敵人的預備軍，再加上英法「不干涉的」干涉，他就不得不暫告失敗了。

日本之於中國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打敵人是一個打一個，德意在今天或明天事實上絕對不可能做成敵國的預備軍。而全世界的和平國家，却可能在更好的國際的條件之下，變成我們的預備軍（當然不僅指軍事援助）。我們的力量生長一分，至少就是我們的力量勝過敵人一分。敵人要想完全用自己的軍隊簇擁着汪精衛這位體面的傀儡來征服中國，是絕對不可能。

是的，狡猾的敵人爲要應付世界大戰，爲要使自己的泥腳從中國拔出一些，他們是會替汪逆裝置「摩爾軍」的。反共救國軍就是很好的名義，現有的偽軍就是很好的原料。他們這樣甜蜜地想。但這樣也不成。因爲敵人已經根本不能相信偽軍了。因爲第一偽軍反正和不穩事情太多。

第二，偽軍沒有「皇軍」作陪就根本打不了仗。所以敵人要幫助汪逆來從頭建立「叛軍」，其難將難於上青天。

第三，國際情形也不容許汪逆做得成弗朗科。大家知道，英法現政府在歐洲頂喜歡卡薩陀，而並不喜歡弗朗科。因為弗朗科畢竟太德意化了，卡薩陀之流也許還可以離英法與德意在西班牙平分秋色。英法和美國對遠東問題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的。英美法在目前狀況下，還願意支持打下去，所以說不願中國產生一個醞釀內部叛變的卡薩陀（英法美以前並不支持汪精衛，這就是頂好的說明）。當然更不願中國產生一個弗朗科。最近國際局勢的演進，一面是德意日對英法美的威脅，一天天嚴重到致命的程度；另一面是英法蘇美國結的日漸具體化。整個局面是在向對我更加有利的途上走，尤其是各國人民的力量在一天天強大。因此英法美在這時來支持汪逆，完成其叛國的陰謀是不能想像的。

當然，德意在眼巴巴希望汪逆能成功。因為這樣，太平洋上就多了一個反共國際的簽約國，也就是多一個幫同牠們殺進蘇聯，打退英法美的好助手。汪精衛之對於德意抱有那樣圖報皇恩的好感，就在這裏得到說明，但德意這一企圖必須透過日本的武力來實現。而照我們

上面的分析，德意這一着必然要失敗是無疑的。

最後，我們要指明：汪精衛之做不成弗朗科，主要地還在於我們國內的力量不容許他這樣做。先前，他想在我抗戰陣營內做卡薩陀，結果因為他奸態畢露，給擯走了。當時敵人報紙雜誌紛紛宣傳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已告破裂，但結果真如倫敦每日工人報所說，中國建立起統一的更高更堅的壁壘，把一隻破壞統一基礎的老鼠趕掉了。汪逆在海外吹牛（實際是造謠侮辱）國內有若干若干軍隊受他指揮，若干若干人物同情他的主張，結果是黨籍被開除，職務被撤消，而最後在全國軍民切齒唾罵之下，被政府明令通緝了。這鐵錘一樣的打擊將使汪逆永遠不成弗朗科，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永遠征服不了中國。

是的，「汪精衛是已經死了，可惜他還不肯躺下去。」（四月五日英文大美晚報）他還要立直做夢，想做弗朗科。我們要更加團結，更加堅決，更加努力培養新生的力量，來把汪逆打到「躺下去」，一直打到敵人和他的好夢粉碎為止。

（全民抗戰七十五號）



## 國內團結問題

錢俊瑞

抗戰給予中國民族最寶貴的寶物是鐵一樣的團結，鋼一樣的統一。顯然的，國內團結的問題已經是老問題，已經是過時的問題了。

但目前這個老問題却有重新提出來討論的必要。爲什麼？

第一，敵人的陰謀是更加毒辣了。我們老早說過，我們第二期抗戰是政治重於軍事，而敵人向我們的第二期的進攻也是政治重於軍事。汪精衛之在二期抗戰開始時出走決不是偶然的。敵人從攻陷武漢後就用假態的休戰，來促成我們的投降，促成我們的分裂。那時敵人是失敗了。接着就採用經營敵後和相機進攻的新策略。我們必須注意，敵人每一個步驟，不問牠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都帶有嚴重的政治作用：他要分散我們的力量，拆散我們的團結。比方就軍事行動來說，他先前想從西江進攻廣西，硬要講「我只打××軍，不打××

軍」。上月他襲擊襄樊，又說「我只打××軍，不打××軍」。最近的事情更露骨了。他明明因爲兵力不够分配，爲要做到分區掃蕩，各個擊破，就集中大軍去掃蕩華北。可是他却播弄陰謀，硬說要消滅××軍，鎮壓赤化。這陰謀是毒辣極了。他在國際上看準英法蘇有團結的傾向，就想按照德意日三國的共同計劃，配合着他們在外蒙的軍事挑釁，來中傷和破壞這個團結。他以華北的掃蕩來告訴英國死硬派：「我要在華北勦共，進一步來打蘇聯。華中華南我是可以撤兵的。」他對我們，一面迎合汪精衛等漢奸的反共策略，同時在利用我國內部某些成見和弱點，來破壞我們的團結。

第二，汪精衛的賣國行爲，是以新的姿態出現了。他在敵人唆使之下，正忙着組織偽中央，編制「反共」軍，不久以後，怕就要袍笏登場，正式做傀儡。這些都不稀奇。最可注意的是：

(一)汪逆必然更進一步來分化國民黨。最近據敵人廣播，汪逆聲稱並不反對國民黨，並不反對政府，只是不同意於政府的政策。這分明是極端無恥的謊言，其目的就妄想利用我們內部他所熟知的弱點，進行黨內黨外的挑撥，離間，分化等陰謀。

(二)汪精衛的賣國旗幟是反共。大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防共」只是征服中國的別名，而汪逆等的反共也就是賣國的別名。但汪精衛是絕頂狡猾的賣國精，他緊緊扯住了反共的口號來實行賣國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要運用我們社會經濟乃至歷史的某些弱點，使國內已成的團結局面重新破裂，以便利日本鬼子來攔割。汪逆這個陰謀正在加緊進行。他正設下許多圈套，製造許多藉口，好讓我們去上當。

(三)汪逆破壞團結的陰謀還不止此。他要把我們的政府和人民拆開，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將領拆開，把海外僑胞和祖國拆開。汪逆等現在香港上海到處宣傳抗戰累得我國民如何如何苦，這正如吳稚老所說，只是假惺惺貓兒哭老鼠，一片毒辣心腸。他假借此結好我老百姓，叫大家反對政府。再加上汪逆結合那一批慣說「左」傾好聽話的陰謀派，他們天天夜夜在無產階級長，無產階級短，說什麼抗戰不過是工農為資產階級抬轎，所以香港汪逆機關報竟稱汪之主和與十月革命後列甯之主對德講和一樣。所有這些無恥言論，目的只有一個，教老百姓反對政府，擁護自己。至於他對某些地方將領的妄加蠱惑，在海外僑胞裏面的竭力煽動，雖然都毫無成就，不過其居心之險，實是路人皆知。

是的，儘管敵人陰謀在加緊，儘管汪派叛逆在跳梁，我全國精誠團結並未受到影響。陳誠部長講得好：敵人「利用汪之造謠撞騙，離間國內之精誠團結，以及本黨同志間之感情。但事實上……國內精誠團結與本黨同志間之感情，更非汪逆造謠挑撥所可動搖，反而汪之脫逃，使抗戰陣容更加嚴整，同志間精神，更加團結」。所以敵人和汪逆等陰謀派儘管天天在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結果還是枉然。

我們可以告訴敵人及汪逆等陰謀派：你們的造謠，欺騙，挑撥，離間的伎倆妙則妙矣。但無奈我們的精誠團結却有國際和國內的條件作保障。

先看國際方面。首先是全世界的民衆和輿論在做我們團結統一的后盾。全世界各國無論那一個民衆團體，那一家報紙，只要他同情中國，就沒有不爲我們的團結統一而鼓舞，沒有不爲我們的進一步團結統一而督勵。比方最近世界反侵略大會和該會法國分會，以及法國的中國人民之友社，都以無比的熱忱，贊佩我們的持久抗戰，特別贊佩我們的團結統一。因爲在外國人眼光中，團結統一，是現代國家的起碼條件，現在中國已在向建立近代國家的路上猛進，因之他們覺得我們的團結統一特別可貴。

其次，在目前國際條件之下，英法美諸國的政府，還願意中國繼續抗戰下去，同時也還巴望中國能够繼續團結下去。所以汪精衛以前要做卡薩陀，英法美沒有幫忙；現在他要做弗蘭科，從外邊來分裂我們內部，英法美更加不會幫忙。我們老實告訴汪逆等陰謀派，你們把英法在遠東的地位和在歐洲的地位估計錯了，你們把中國錯看成了西班牙。所以弄得你們手忙脚亂，而到最後歷史必然會把你們的陰謀埋葬掉。

再次，眼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反侵略陣線の日漸形成，特別是英蘇兩大國的友誼一天天增進。英國是我們的友邦，蘇聯也是我們的友邦。英蘇的接近影響到國內來，無疑的對我們的精誠團結是一大助力。

所以國際的局面是有利於我國內的團結。

再看敵人方面。敵人進攻得越兇，我們團結得越緊。這是抗戰兩年來的真理，誰都不能否認。是的，因為敵人打得相當疲累了，因為敵人力量的不足，他竟迷失了進攻的戰略方向了，所以他現在的進攻只能是乘我之弱，相機而動。可是誰要因此過份輕視敵人的力量，判斷敵人已經無力再來進攻，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敵人的進攻是繼續在加緊，他的侵略已經

更帶了全面性。敵人這種不斷的進攻和全面的侵略，客觀上必須和必然促成我們進一步的精神團結。

再從國內來看。全國老百姓已經在抗戰的怒火中，過了兩年相當一團和氣的生活。他們當然願意用最大的力量來保持和加強這團結統一的局面。在前綫作戰的將士更不消說。他們拚命了兩年，不問過去爲友爲敵，是親是疏，只要願打鬼子，就攜起手來共同拚命，共同流血。所以他們絕對反對汪逆等陰謀派一切破壞團結統一的企圖，他們將用鐵拳來粉碎牠。

同時，我們已經在輿論上，在民衆的實際行動上，給那些「左」的陰謀家以不斷的打擊。這些陰謀家今天是汪逆賣國理論的台柱之一，他們一心一意煽動民衆起來反對政府，甚至起來暴動。他們用各種各樣的面貌，和各種各樣的頑固反動力量相結合，隱藏在美麗的言辭下，來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破壞我團結，征服我全國的任務。當然我們對這些陰謀家的打擊還是大大不夠的。但至少到今天爲止，他們還沒有製造出爆發什麼大陰謀的藉口來。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一個重要的條件。我們中國有蔣委員長這樣有威望，有遠見的人做最高的領導者，這對中國的團結統一有極大的作用。現在全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除蘇聯而

外，各個執政政黨的領袖在事實上都不能成爲全國真正的領袖，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是民衆的罪人，更說不上是全國的領袖。我們的蔣委員長則完全不同。他以一黨的總裁，同時實際上做成了全國的領袖，全國軍民愛戴的領袖。蔣委員長憑着他的遠見和威望，對國內各種力量可以作適當的配佈和調節。這個優越的條件，是最近的西班牙和今天的法國所沒有的。同時也是我們的敵人在夢裏也要「膺懲」的。

所以從國際和國內這些條件來看，我們的精誠團結確乎有堅實的保障。

可是正因爲我們有這些確實有力的保障，敵人和汪逆陰謀賣國派的破壞中傷才更厲害。我們不能做命定的樂觀論者。客觀上有利的條件必須由主管的努力去運用，才能有好結果。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需要對敵人和汪逆等的陰謀嚴格警戒。我們千萬不能再製造一絲一毫的罅隙讓敵人來鑽。我們應該了解，汪逆等以過去在黨國負責之重，對國情的了解是透熟的，對各方的揣摩是精明的。他熟知我們的漏洞，熟知我們的弱點，所以他最近的宣傳都有一定的方向，敵人的軍事行動也會改變方式。這一點我們無論如何要特別留神。

最後，我們要明瞭自己有弱點。歷史的成見和個別的利益，有時終不免要發生波折，妨

害到抗戰和團結的最高利益，特別在敵人進攻表面上和緩的時候。今天我們每個同胞必須看清敵人還在不斷進攻，擴大侵略。必須記住：我們不少的錦繡山河還在敵人手裏，淪陷區域的同胞還陷在水深火熱的苦海。必須記住：我全國軍民已經擲了無數的頭顱，流了無數的鮮血，貢獻了無數的資產。必須了解：全國四萬五千萬國內和海外的同胞，以及前線數百萬將士，都在或者都願意拚掉性命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在這時候，我們只有相親相愛，相忍相讓，為國家保存元氣，為民族培養力量。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很清楚：抗戰則生，妥協則亡；團結則生，分裂則亡。所以我們今天依然是抗戰第一，反對妥協求和；依然是團結第一，反對陰謀分裂。我們無論在國外在國內，有的是好條件。我們要努力加強這些條件，造成進一步的精誠團結，粉碎敵人和汪逆等的陰謀。

（全民抗戰七十六號）



## 關 謠

錢俊瑞

街頭巷尾飛揚着的謠言，那種無聊的惡毒的關於和戰問題的謠言。那顯然是敵人變陰狠的毒計進一步的表現。敵人把詹森和戈思默兩大使描畫得簡直像「和平的天使」。敵人的廣播更替和平天使的翅膀撒下了許許多多「和平談判」的謠言。還有些好心的老爺們和太太們無心地傳播着這些謠言，代做義務宣傳。於是東京的敵酋鼓掌了。創製這個陰謀的策士們可以論功行賞了。統一的支那「瓦解」了。「X政權」「塌台」了。

但他們畢竟在立直做夢！對於敵人這種無恥的陰謀，難道再用得到我們多費唇舌嗎？

蔣委員長說：「中途妥協即是整個滅亡，」又說：「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領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就將永劫沈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駁斥近

衛聲明)。

陳誠部長最近也告訴我們：「今日之問題祇有研究如何繼續作戰，並如何戰到底，而獲取最後之勝利。除戰而外，絕無和平之可言。故現在主和者，實即中途妥協，投降敵人，皆當以漢奸論之。」（招待文化界談話）。

這樣，最高領袖和別政府負責人已經把謠言關掉了。我們不必再來消極地關謠，祇要積極地打下去就得了。

但如果有人一定要問：爲什麼這是敵人和汪逆等漢奸放送謠言，而不可能成爲事實，那麼我們願意這樣答覆他：目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不容許「和平」，（應讀作屈辱投降）成爲事實，而祇能成爲謠言和少數敗類的蠢動。

當然，我們都明白無論在國外和國內都有些弱點，可以作爲敵人造謠和蠢動的憑藉。就國際來講，英國的妥協政策（在遠東應該說是典型的屈辱政策了。你瞧，天津的英國僑民給日本鬼子「剝豬鬃」，赤身裸體的加以侮辱，而張伯倫先生却在倫敦說風涼話：「英國國內人民對天津同胞受此種待遇，抱甚深之同情，」實貴的「同情」之淚呀！張伯倫臉皮之厚，

真不可以尺量。一)是敵人頂大的把柄。只要張伯倫不下台，日本鬼子總有花樣可耍。其次是美國的孤立派。這些共和黨和民主黨保王派（Tory Democrats）的老爺們在拚命反對羅斯福的反侵略政策，處處替日德意撐腰。這就是爲什麼日本外交最近特別想對美「親善」的緣故。也就是這次敵人爲什麼對美大使之來到重慶特別加以渲染的緣故。再就我們國內的情形來說，抗戰兩週年來，我們雖然已經把那些動搖妥協份子，如汪精衛韓復榘之類，槍斃的槍斃，趕跑的趕跑了。但以如此廣大如此複雜的中國社會，難免有極少數的人，貪圖個人的安逸，把民族的存亡，國家的榮辱丟在腦後的。所以每當敵人用一次政治陰謀，便想抓住這些人物，多方蠱惑，入其圈套。汪精衛就是中間的一個，不過來頭大些就是了。

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國際和國內的弱點，而且也不必否認。目前的問題，就是上述這些弱點是否已經成熟到那種程度，可以給敵人利用，來完成其迫令中國屈服的目的是？

我們的答覆是沒有，絕對沒有。關於這，我們在本刊（全民抗戰）第六十期「國際事變與中國抗戰前途」那篇短文裏已經從基本上分析國內外的關係，結論是當時要用國際調解的方式叫中國屈服是絕對不可能。根本原因是：敵人要繼續侵略，我們要繼續抗戰，而英美則

不能也不願壓迫我們向日本投降。

是的，這三個多月來，世界和中日的局勢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從捷克被併以後，德意日對英美法的威脅是更進一步了，它們的強盜獸行也更起了平行和配合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反侵略集團也在建立起來，英蘇的談判和美總統向德意的聲明對全世界反侵略力量的團結，給以極大的鼓勵。所以從基本趨勢上看，國際局面的發展對於支持我們的抗戰是有利的。也就是說：最近幾個月來國際情勢之發展，並沒有加強英美法諸國壓迫我們對日本屈服的力量。

當然，就最近幾個月來的整個的局面來看，有些因素是對我不利的。第一是英國的政策根本上還沒有改變。財相西門和內相羅爾對英國的遠東政策，還起有相當決定的作用。尤其到最近他們看到歐洲局勢無法緩和（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對反侵略集團之建立，實際上在怠工），趕快要集中力量對付歐局；同時又不願得罪日本，免得他乾脆加入德意軍事協定（？感謝紳士們的好意，他們之間老早有了軍事和政治的協同動作了。），所以在遠東方面妥協的傾向異常濃厚。這種情形影響到美國，便給孤立派以相當的助力，使羅斯福的積極政

策更受牽制。法國政府一向對遠東問題注意較少，現在受到英國的牽制，自然更難積極。這是一方面。

其次，敵人對我的政治陰謀進行得更加毒辣了。他在國際上運用英國的妥協政策，離間英美法蘇，便利其分別擊破。對我則加緊破壞團結，一面積極經營敵後，加強傀儡政權。

最後，汪精衛袍笏登場了。憑着他的花巧，他要日本鬼子的掌心裏，耍一套大把戲，對敵後、戰區、和我們總後方，都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假反共爲名，造成敵人分而治之的局面。同時擴大其主和的宣傳，造成其對敵投降的羣衆基礎。

所有這些因素都會或多或少地使敵人造謠的機會增加些，使敵人和汪逆等漢奸蠢動的可能擴大些。至少限度使得所謂「和平」的空氣有不時放送的可能。然而我們一定要指出，這些因素在今天絕對沒有決定的作用。相反的，這些因素包含有矛盾，那些矛盾之擴大倒會有利於我們持久的抗戰呢。

第一，在遠東以及與遠東有關的國際時局中，有幾個重要的因素都有利於我抗戰之繼續。英蘇談判和一般反侵略國家的日趨團結，便是頂重要的事情。英蘇談判雖然因爲英國態

廣的猶移閃爍，發生許多波折。但保守黨英國今天不得和蘇聯接近，這已是國際局勢的大進步。這個進步對於我們抗戰外交運用，對我國際援助的擴大，都有很大的幫助。其次，因為敵人加緊封鎖我全部海口，在佔領汕頭之後，更進一步要佔領溫州福州；因為敵人嚴厲封鎖天津英租界，對英國作「文明的」挑釁；因為敵國國內和在敵後加緊進行反英運動，所以日美，特別是日英的矛盾更加緊張了。誰都知道，日本今日之反英，有一種作用是想壓迫英國，出面作廉價的調停的。無奈少壯軍人執行得太過火了，他們對英國的威脅和侮辱已經引起英國輿情極大的憤慨，甚至使得張伯倫要出面調停，要相當變更對華政策也不可能了。最後，中國和他最可靠的友邦蘇聯上月間簽訂了中蘇商約，增厚了戰鬥的友誼，同時日本和他最可怕的敵人蘇聯，從五月份起，已經在外蒙邊境直接起了衝突，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我們相信，日本堂堂「皇軍」今番在貝諾湖上空所享受的「光榮」是決不亞於去年的張鼓峯事件。在蘇聯這樣直接間接援助我們的情形之下，要想像我們會由旁人的調停，就此不和敵人拚命到底，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敵人方面來說。敵國人民和財閥政黨雖然願意立即結束戰爭，可是軍火業家和

少壯軍人，決不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爲日本雖然信奉佛教，成佛畢竟是僥倖，升官發財才算實在。現在日本海軍和少壯軍人正在做他進攻我沿海商埠，封鎖我全部海岸的得意文章。他們對我的進攻非但沒有放鬆，而且看準機會，在作致命的打擊。所以儘管有人在幻想日本可以撤退華南的軍隊，作爲對我講和的交換條件。這種如意算盤，給不得少壯軍人「一蹴」的。

第三，汪精衛已經跨上了馬背。這雖是敵人的得意之作，但是這却大大地妨礙了敵人的「講和運動」。敵人應該知道，汪逆已被我們開除了，通緝了，打上這臭萬年的賣國賊火印了。敵人滿心要講和，却把這塊礙路的大石頭擱在路中心。試問敵人：你們真是講和？還是和汪逆講和？還是和別人講和？老實說，即使你要講和，同時即使我們要講和（當然絕對談不到），這和的大道也給汪逆遮斷了。這就叫做扳塊石頭磕腳背，自討苦吃。

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我全國上下抗戰到底的決心，絕對沒有動搖，而且也絕對不會動搖。我們抗戰的第三年已經開了幕，誰敢向我前線的將領和弟兄們說半個「和」字？誰敢向我全國老百姓說半個「和」字？如果誰說得出口，聽我們最高領袖和政府的申斥和制裁吧。

「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領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無異於癡人說夢。」（蔣委員長）

「現在主和者實即中途妥協，投降敵人，皆當以漢奸論之。」（陳誠部長）

汪逆「不惜自附於漢奸之例……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國民政府六月八日通緝汪逆令）。而一切「主和者」，「皆當以漢奸論之」。

（全民抗戰七十八號）



## 汪逆艷電原文

(中央社香港二十七年十二月卅日電)汪兆銘今日在此發表致國民黨中央艷電如下：「重慶中央黨部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廿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蒙居住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

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願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陰謀，中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立，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

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卽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卽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鈿（廿九日）。

教育部  
第一次  
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64B

活生

70

天伯子